

吉祥天女



★ 著 爾 那 魯 莫 尚 ★
譯 文 希 尙

廣洲書報社發行

尚希文譯

吉祥天女

滿洲圖書株式會社發行

人 物

露 華	二十五歲
許 博 士	四十八歲
耿 社 長	四十五歲
總 長	四十八歲
葛 璐 玲	二十八歲
茶 役 長	三十二歲
導 演	

無言人物

茶 役

事 務 員

畫 商

勞働者二人

第
一
幕

地址 大飯店的特別食堂

時 黃昏後

幕 啓一

棹上擺着三個人的食具。幕啓時、茶役長匆忙的走着。茶役端着葡萄酒進來。開葡萄酒瓶。茶役長站在食具櫃前。突然、耿社長跑了進來。把外套交給了茶役。對茶役長慌張的下了命令。

耿 (對茶役長) 喂！快點。你到這飯店的旁門去。有一輛汽車落着窗簾。裡頭有一個女人。悄悄的給她領來……不要給旁人看見。不許和她說話。等她進來就吃飯——就吃。

(茶役拿着他的衣帽退)

(茶役長細心的聽了他的命令、出去。耿慌張的來往躡着。拿起來葡萄酒瓶看
看酒的牌子。把瓶放在桌上。

露華走進來。穿着夜會服。很興奮的樣子。耿給她脫了外衣。露華和耿都顯然
在裝着「禮節」)



露華 (微笑、手放在胸部) 哎喲、心是這樣撲咚撲咚的。

耿 怕甚麼？偷着跑到這兒來、妳就那麼怕嗎？不然還是因為我們沒有一齊進來嗎？

露華 這可真得加小心哪……。一想起我們老爺來、真可怕、這若是給誰瞧見的話、那可真是了不得呀！

耿 所以才叫汽車開到胡同裡、從旁門、一直走進這間屋子裡頭來！

露 您是不知道我們老爺。那才可怕呢。假使他瞧見我一個人在這兒、那我還可以哄他：就說是訪朋友來的、可是、可是同着一個男人：並且只是兩個人：：那還了得嗎。

耿 (茶役端進冷菜) 全家福、這是我出法子叫他們特別作的。

(茶役下)

露 (走到桌子右邊的椅子旁) 我說——您的朋友在哪兒呢？您不說還有朋友嗎？

您不說是三個人吃飯嗎？您一定是撒謊把我給騙來了！

耿 豈敢豈敢、您先少候一候、您瞧、這不是預備的三份兒嗎、不過、我到總長官邸裡去的時候、晚了一點兒、他已經到另一個應酬的宴會去了。

露 是嗎？(驚)

耿 不過、那個宴會、就在這個飯店的一樓、很大的宴會。總長要在半道兒裡跑到這兒來的。大概快來了……一切籌畫的盡美盡善。怎麼樣？您還怕我嗎？

露 我……我……最不願意一個人……同男人在一起……尤其是這樣的一個特別問。別拿我當不三不四的人哪。

(坐到桌左邊的椅子上)

耿 (笑着) 不要過於興奮、小心神經擔不起的。……每次見面、都是這樣子。

(坐到桌右邊的椅子上)

露 每次？我們不是剛剛的三次嗎？最初在茶店裡。那時候您和總長在一起、總長把您介紹給我……那還算嗎？(嫵媚的)那時候我想您也能覺得出來、我不是釘釘的瞧您來着嗎……總長固然也很漂亮、但是……我很喜歡您。

耿 (高興)可愛的露！

(斟葡萄酒)

露 我們只見了兩次、您算算、連這次才三次。

耿 一次到比一次好！頭一次是午後三點、在人很多的茶店裡。第二次也是午後在跳舞廳。老是人山人海的。

露 慣了就好了。您還有甚麼特別的野心嗎？我們、在一個禮拜以前、不還是陌路人嗎？

耿 陌路人：對了我僅知道您是一位可尊敬的女子、是律師的太太。被一種神秘的空氣在包圍着。我對您、已經把我的身世完全的說過了。我是此地生人、在上海作了三十年的買賣、這是您早就知道的。可是您呢、連名子、都沒完全的
告述我。

露 我的名子叫露啊。

耿 就這一個字——

露 露華——

耿 這到差強一點、不過……

露 不過、這樣不是很乾淨嗎？

耿 也不然吧。

露 我覺着這樣是很浪漫的……

耿 您爲甚麼要用浪漫來難爲我呢？浪漫！那不有點和時代太落伍嗎？在這樣不景氣的世界裡，我們是要有進步的。對了，進步，那才是我們的時代精神呢。可是……在您和我的關係，就一點進步也沒有。

露 您這個人，真是不會忍耐呀！

耿 您想叫我怎麼樣忍耐才好呢？我這樣愛您，如瘋似狂的，難道您就一點兒也不知道嗎？您的影子，不分晝夜，佔據了我的心——擾亂了我的事業——我的買賣——。您如果不愛我，爲甚麼又來到這兒和我密會呢？

露 萬事忍爲高！

耿 您老是那麼說，可是，究竟要——

露 要深知道您一點的，我，話又說回來了，我不是那不三不四的女人。我是已經結婚的人。我有我的苦衷。真的：這是多麼可怕的經驗哪？比不了一時高興

的小小的惡作劇呀。

耿 歐！偉大的魅力！

（接近她、轉到桌子後的椅子上）

露 要慎重點、社長要文雅知禮才好。要穩重的談話、我問您、想要在這兒逗留多少日子？

耿 很長、一年吧。要設立了五個分社、不是需要很多的日子嗎？

露 完了就回去……（嘆息）回到您太々的身旁。

耿 是的、您爲甚麼要用怨恨我的眼睛來瞧我呀？您不是也有老爺……

露 對了、人生是多麼可怕、好容易遇見了意中的人、可是、不是羅敷有夫、便是使君有婦。

耿 （站起來、把身子曲到露的身上）露！露！請您不要那樣說、我簡直的要發

狂。

(想要更接近她)

露 (指着桌子右邊椅子) 千萬可不要發狂、社長！那還了得嗎、請坐吧！

(耿又回到右邊椅子)

耿 我想、您也許不會和誰能戀愛……：縱令有甚麼特別的機會。但是、您現在的確在進退兩難、猶豫不決。這實在挑撥我的神經不安。我的幸福是日子的問題……：不、也許僅是時間的問題。

露 您聽我說、我們可尊敬的女性、作事向來是更穩健的……：你們有錢的紳士們、被一些急性子的女人、已經慣的不成樣子。

耿 請您不要說這些。尤其是、我對於您的愛情、完全是發於尊敬。因為您是一位可以尊敬的女人、這愛情對於我們兩個人有着無限的危險。並且您有絕大的

犧牲、所以我越法的愛您。

露 我爽快的說吧、我們如果明燈亮火的作下去、對於您在這兒想作的買賣、是有極大的影響、對於您在社會上的名譽、也很有關係吧！

耿 (笑着) 您腦筋太好、太聰明了。

露 當然、我們社交界的女人、也不一定都是糊塗虫。我們是慎重從事、避人耳目。真的(搖動扇子) 忍耐有忍耐的代價呀。

耿 (仰到椅子上) 誠然誠然。您說的太對了。我真喜歡往下聽、您說吧(身子屈到前面) 請您不要見怪、我的話過於囉索——這幾個月以來、我根本沒有接近過女人。也漫說像您這樣的女人。可是突然間遇見了您、這一個禮拜……在您身旁、接近您的芳香、聽着您的聲音……我完全成了您的俘虜。但是……露您過於熱烈了。不過、我到很喜歡。可是您方才所說的……不要見怪……

不有點過於偏重物質方面嗎？

耿 我最難心的也就是這個——您甚麼也不接受我的、那管一個小小的裝飾品、您若肯接受的話、我該多麼高興啊。

露 哼！

耿 比如昨天看的那魯賓石的項鍊……

露 贈東西這件事、我覺着算不了高尙吧。

耿 不過您承受了我的花、還算說得下去。

露 花是沒關係的、不過花、還是有野性的花最好啊。

耿 是是！

露 我也許有一天被您征服（耿吃驚）但那和您的財產狀態是完全沒有關係的。

耿 問題過於微妙。

露 那對於您不是很合適嗎？關於這件事，我們也滿可以率直的。我們向來不會揮金似土的花錢，這也是我們可尊敬的女人的美德之一。（耿想要說甚麼）我知道，您是很寬大的人……您不是美國的煤油大王吧。

耿 我是大會社的社長。

露 也是相當的財閥……

耿 在上海……

露 在此地也是一樣。

耿 太太，我是商人，我以為是很榮譽。我是商人。

露 我最喜歡商人。我常常給商人一個幸運。

耿 是嗎！您簡直是天女呀（想拉她手，茶役端進來雞肉和野菜，才止住。茶役橫斷了屋子走到食具台。）來了來了。拌香鷄。您不說幸運嗎，這不久就可以知

道、我現在正辦了一件非常重大的買賣、回頭我就想掛電話。

露 真的嗎？我到很想知道知道我是不是給您一個幸運呢！

（露和茶役長交目）

耿 （對茶役）把電話簿子拿來。

（茶役退）

露 （回頭看着門的方面、害怕的樣子）糟了。

耿 怎麼了？

露 那個茶役認識我！怎麼辦哪！……我想起來了！……我在這兒、和我們

老爺吃過兩三次飯……所以他、瞧着我笑……我真傻、怎麼該上這兒來呢

！他、心裡不定怎麼想像我呢！

耿 那於您有甚麼關係呢？

露 我……我……真不願意一個人……和一個男人……在一個特別間裡！我、不是那不三不四的人哪（焦躁的）您的朋友怎麼還不來呀！……下回再和我們老爺來的時候……那個討厭的茶役、一定又要瞧着我發笑呢！

耿 一個茶役還敢那樣嗎？

露 我真有點擔心……（焦躁）請您給我一枝煙好嗎？

耿 請請（掏出來煙盒、放在桌上）這是特別製的紙煙。（給她點煙）特別叫煙公司捲的埃及煙。

露 特別捲的！

耿 對了。

露 這是多麼奢侈啊！（吸了一口煙）。您那朋友的總長、也是一個好人、是紳士。
耿 是一個完完全全的紳士。

露 到像很可靠的樣子、他態度很堂皇。作事也很懇切。不過、我不能儘管等着

他了、我和我們老爺撒謊出來的、說和我一個女朋友去聽戲——（耿有點吃驚）

我朋友是很可靠的。她自己去聽戲、然後用電話告訴我甚麼戲碼。於是我就可以報告我們老爺：獨身的女人、沒有用撒謊來擾亂了她的生活的必要。……

但是、我們結婚的女人、完全是撒謊的奴隸。（焦煤）我真怕……那個茶役：……請您快把總長給請來吧。

（茶役長持電話簿進來、耿站起、接過來、茶役長要退出、被耿喚住）

耿 等一會兒（拿着電話簿）你給我找一找號碼。

露 （焦急的）對不起、請您先不要作買賣吧、這是我名譽的問題。請您快把他
找來吧。

（從他手裡奪過電話簿、橫斷舞台、到沙發處）

耿 (笑着) 好、好厲害的女王、可愛的獨裁者、女墨索里尼！好了、我對您這話裡的心理的重要性、是不吝惜絕大的評價。我願意惟命是從。

(耿退場、暫時沈默。露坐在椅子上。茶役長走到露的桌旁、往杯裡斟滿了酒、一屁股坐到桌子上、慢慢的喝。他和露用很快的口調、像私語般說)

茶役長 唱的不怎樣、作的到真不錯呀。

露 也不過平常罷了、喂！不要胡說八道的、他不知道我是誰、他以為我是個太太、社交界的女人。

茶役長 你為甚麼怕前怕後的、為甚麼玩這樣的把戲呀？

露 想要叫他信我是個太太、是律師的太太。

茶役長 為甚麼。

露 為的是叫他尊敬我罷了。喂！我問你甚麼叫「心理的重要性」啊？

茶役長 就是你心裡所想的甚麼吧。

露 甚麼叫「惟命是從」？

茶役長 就是你說甚麼他聽甚麼。

露 謝謝。

茶役長 這衣裳那兒來的。

露 借的。

(泣)

茶役長 爲甚麼哭？

露 千萬、求你不要對他說。

茶役長 你拿我當那樣人嗎？(沈默)喂！咱們有日子沒見了。

露 我不再來吃茶了。我、還欠你多少錢？

茶役長 沒關係。

露 你太好了。

茶役長 (喝乾了酒) 我多咱都是一樣。

露 我一定還你錢…… (沈默) 你現在還愛我嗎？

茶役長 (走到食具台) 喂。你從多咱認識的他？

露 一個禮拜前。

茶役長 愛他嗎？

露 並不是愛。不過……怎麼說好呢……他、有點對我的心……不、也

許沒對我的心。

茶役長 到底是……

露 不過他很偉大……有錢、在戀着我。但是現在我們甚麼關係也沒有……

僅僅在一起跳舞過……

茶役長 以後呢？

露 你別誤會。我並不愛他。是他愛上了我、尊敬我、拿我當作一個結婚過的女人。他的愛是從這地方發源的。是從尊敬……所以對我特別的溫存。不過、假使他若知道我是一個電影館的女招待……哼、在漆黑的地方、拿着一把電池燈、活像一隻螢火虫兒……喂！我才說甚麼來着？對了、「心理的重要性」是甚麼？

茶役長 是你心裡的想像。

露 還一個呢……對了對了、「惟命是從」

茶役長 就是聽你的話。

露 謝謝。

茶役長 問這個作甚麼？

露 我要記住他。

茶役長 (走到桌子的正面) 他也許要到你們那電影館去看電影。

露 哼、我早在一个禮拜以前、辭掉了。爲了他。他真尊敬我。

茶役長 你怎麼知道他尊敬你？

露 因爲他不給我錢、不過你不要擔心……反正我是不要錢的……我不能把

自己的身子賣錢花。

茶役長 那麼你怎麼過活？

露 在茶店裡吃點心、並且我還有點兒存款……够兩個禮拜花……固然也有

欠賬……對了、欠賬是比較存款更多。

茶役長 欠賬、誰賒給你？

茶役長 我怎麼看你了？

露 我是不是可憐哪。

茶役長 是的。

露 我永久不會書歸正傳的。

茶役長 甚麼書？

露 人生的書！永久是下回分解。

茶役長 甚麼？

露 下回分解、到了下回……還是下回分解。我簡直是半島。

茶役長 半島？

露 對了、簡直是半島。我本想從舊的生活走到新的生活裡去……但是、永久也離不開他。

茶役長 好妙的比喻。

露 我自己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你認為怎麼樣？我是一個墮落的女子嗎？

茶役長 不是。

露 我自己也認為不是。我是一個職業婦人嗎？（茶役要說甚麼）也不是……不過、職業婦人也許是我的理想、可是、我不能勞動。

茶役長 可憐的。

露 不能勞動、也許就是墮落的女子。

茶役長 我不說過嗎——不是啊！

露 我不能把自己的身子賣錢花。不過、賣錢花、也許是我的理想。可是、我又辦不到！

茶役長 那麼你在這兒想要作甚麼……

露 我不是告訴你了嗎。我要作最後的試管。他是一個財閥。我不能白白的就這樣子混下去。不過這真難辦。我自己想，那算甚麼，就當到醫院治牙去了，就得了。不過……真可怕！和一個自己不愛他的男人……簡直還不如餓死：死又算了甚麼。假使我若有一個八十歲的老母，或則有一個嗷嗷待哺的孩子，爲他們，我寧肯犧牲了自己……把一些有錢的人的心，給活活的剝出來！不過我又沒有孩子（擦淚）爲錢！我怎麼能爲錢賣了自己的身子……和一個不愛的人……

茶役長 爲甚麼哭呢這不是一個很美麗的感情嗎？

露 在現在這樣世界裡，這也算得了美麗的感情嗎？……我看這是病！

茶役長 甚麼？

露 醫生給瞧過。

茶役長 醫生說甚麼？

露 要改換心情……要吃維他命！

（悲而泣）

茶役長 喂！別哭啊。

露 （空）你說、我想要當甚麼？

茶役長 甚麼？

露 傻子。傻子是最幸福的。

茶役長 你還覺着你是奸子嗎。

露 我不奸、也不傻、一半一半。所以最糟糕——不過神仙保佑我……

茶役長 那好極了。

露 因為我良心好。是不是呢？

(打開手提包、整理化粧)

茶役長 (站起來) 對了、不錯。

露 那麼、我也算社會上有用的一份子嗎。

茶役長 你？

露 只不過……我是「沒有後楯」的一份子。

茶役長 差不多吧。不過你還不要忘了、你的後楯還有我呢。

(露從椅子縫中取出一物、給茶役長看)

露 這是甚麼？

茶役長 啊、這是郝局長的金煙盒。正正找了一個禮拜。都報了警察。在那兒來着？

露 就在這個縫兒裡頭。

茶役長 你真是好人、你大概不知道、我該有多麼喜歡、這東西丟了之後、大家
簡直的、都沒疑惑我。

露 (賤々茶役、走到桌旁) 怎麼樣、不費力我馬上就能給你找出來。

茶役長 真的、你簡直是天女。

露 是吧！(正重的)

(把耿的煙捲裝到郝局長的煙盒裡)

茶役長 你作甚麼？

露 我要演一個仙術、這個煙盒是誰的？

茶役長 郝局長。

露 好了、這郝局長也少少的得着點恩惠、特製的煙捲兒。天女的贈品。

茶役長 贈品？你不是偷了別人的嗎？

露 想要行大善、就不必拘泥於小惡。

(把煙盒交給他、兩個人都笑了。茶役長在她頭髮上吻了一下。耿走進來。沒看見接吻但却聽見了他們的笑。)

茶役長 (走回到食具櫃) 太太您不用汽水嗎？

露 (貴族式的) 不用、謝謝。

(拿起來扇子)

茶役長 (拿開了酒瓶) 是是。

耿 總長這就來。太太的命令我已經傳達給總長了。

露 (誇張而嫺熟的) 勞駕了。對不起的很。這麼小小的一段事、就擔驚害怕的。所以像我們這階級的女人、真沒有辦法、不過、這都是因為我們、對於自己男人的希望的……心理的重要性……一向是……惟命是從的。

(她對於自己的這幾句轉文、十分的滿足、喘了一口氣。茶役長赤着牙笑)

耿 現在我可以打電話了吧。

(走到沙發旁、拿起電話簿)

露 請打吧。

耿 (找號碼、命令茶役長) 先掛一八一——九二掛不過去的時候、再掛九四九——四九。

(茶役長寫下了號碼、退出)

耿 那個茶役真瞧着您笑了……並且好像含着甚麼意思……可是、您並沒有對他表示一點不滿意的樣子。(轉近) 好漂亮的一個小夥子……當茶役到挺可惜的……

露 爲甚麼？……您對茶役吃了醋了嗎？

耿 我對誰都吃醋，尤其是對於他，我也不知道爲甚麼……對於他特別的吃醋。

露 （摺起扁子）不過，您要知道，他完全是另一個社會階級的人哪。

耿 那有甚麼關係！世界上甚麼事都有！

露 太熱烈了……這是多麼富於野性的想像力……有趣有趣。

耿 （更接近她）啊！露……露……露，我簡直的要發狂。您，太好，太可愛了。

（想要擁抱她）

露 不——別這樣子！（把椅子推給他）請坐，老老實實的坐下。吃點甚麼，您爲甚麼一點兒也不吃啊？

耿 這都是因爲戀。

（露給他取了一些菜）

露 冷雞肉。這冷食，是最健康的，有的是卡羅利、維他命，並且還不至於教人
胖。您、喜歡維他命嗎？

耿 最喜歡不過了。

露 我也喜歡、您瞧見過維他命嗎？

耿 沒有。

露 我也沒有。

(兩個人吃)

耿 沒想到這菜，竟對了您的心，我太喜歡了。

(斟酒)

露 比對心還對呢……我心裡特別的好受。您真知道怎麼享受人生的樂趣！您
真算得起……快樂……主義……的人哪！

耿 露！……這是多麼美麗的名詞？

（拉近了自己的椅子、想抱她）

露 （伸手慢慢的推開他）不、不要這樣子。規規矩矩的、吃吧。

（吃）

耿 我好像聽過您說、這些日子爲了要瘦而減少飯食？

露 是的、不過有一個規矩。

耿 甚麼規矩？

露 規矩是從明天起！

（吃）

耿 吃完了喝一杯吧。

露 好極了。

(兩個人齊飲)

耿 (拉前一步椅子) 現在、您可不可以把您的事情、對我說一說？甚麼名子？在那兒住？指着甚麼過日子？您真是個恹憊人。奇怪的人。晚上儘上那兒去？常看電影兒嗎？

露 以前天々去。不過現在不去了。

耿 我這樣的質問、請您不要過意。您大概能知道我的意思、我、決不是一時的開心。

露 您喜歡我甚麼地方？

耿 您的一切——您的魅力——您的貴族式的身段——您那好像冒泡兒一般爽快的性格。

露 哎喲、還冒泡兒嗎？

耿 簡直是啤酒、不、香檳！叫我醉……我真想知道您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個人……並且您的財產狀態，我也想知道。

露 好了。

耿 您有汽車嗎？

露 沒有。

耿 皮的外套？

露 沒有。

耿 寶石呢？

露 也沒有……不過您這樣的質問不也太俗氣了嗎。我們不是那三不四的女人。您想、我若穿上那很值錢的皮外衣、我們老爺要怎麼樣的批評我呀？

耿 您的老爺不是律師嗎？

露 是……是的。

耿 我方才不說過嗎、我、現在在這兒要設立五個分社。是最需要一個律師的。
所以……

露 那完全是買賣上的事情。

耿 (拿出買賣人的態度) 所以——我說這話也許很失禮、我很討厭一些出名的律師。一出名有了錢、簡直就說不上他們幹出甚麼來？所以我所希望的、是一個人品好、能幹事的律師。如果可能的話、我很希望您能幫忙、給我找一找。

露 您是真心的嗎？

耿 您如果肯幫忙、我太感謝了……固然、並不需要他辦甚麼重大的事件……
：只不過小的事件很多……關於詳細的情形、怕您不耐煩、現在不去講他、
不過、這樣子吧、有相當大的、確實的收入、是可以先說的。

露 那都是您說了就算嗎？

耿 一切的一切、只要我一動筆、立刻就讓他成了財主。

露 好像在講故事！

耿 其實是實際的。並且那並不是贈品！因為他是必須勞動的。

露 並且也不是您自己的錢。

耿 對了。是會社的錢。（用甜言）不過我犯不上把他給一個素不相識的人……

因為那樣子的時候、您所希望的汽車、寶石、皮外衣不都白々の到了旁人的手

裡嗎？

露 我們老爺、我要甚麼給我買甚麼、待我才好呢。

耿 那麼、現在可以告訴我、您老爺的名子了吧。

露 等我知道了您是一個可以信賴的人的時候、我就都可以對您說了。

(茶役長進來、從耿的身後走到耿的右邊)

茶役長 電話才打通了。頭一個號碼、沒打過去、九四九—四九、現在掛通了、請您說話吧。

耿 (站起來) 失陪、請您少坐一坐。

露 請吧、我很想快一點知道、我是不是給您帶來一個幸運。

(耿退)

露 (站起來、瞧着他、興奮的走到門口、回到茶役的身旁) 快點！快告述我一個名子、一個律師的名子。快！

茶役長 幹甚麼？

露 咳！你不知道、他不是要問我男人的名子嗎。快找一個！

茶 隨便說一個就得了。

露 不行、要真名子、因為這樣一來、就可以有一個人得到幸運哪。

茶 爲甚麼？

露 他要叫我男人發財！

茶 你不是沒有男人嗎？

露 沒有我才問你呢。真糊塗。快點、你看不出來我着急嗎、爲了我的男人發財快、快、快、告訴我一個律師的名子啊。別錯過去一個人得到幸運的機會呀！

茶 這是那的事情啊、不讓你喝酒……

露 (往左走、又回來) 讓我喝酒才喝好了。我剛要決心答應他的要求、只少、不是有一個人能得着幸運嗎、喂、你的律師到底叫甚麼哪。

茶 這是那兒的事情。

露 我、一個律師也不知道。快點——對了、在電話本子上找吧！(走到沙發旁

茶役長隨着她、她從沙發上拿起電話簿（不管那兒、打開一篇就算、那篇的頭一個律師、就是這幸運的律師！（打開電話簿、兩個人彎下腰去瞧（找、許——許——許在嘴裡說着）有了！有了！就是他！許波南、法學博士、飛鶴街一〇四號、電話九一一一九。

茶役長 這是誰呀！一點兒也不認識。

露 我也不認識呀！（茶役長拿紙寫下來名子和號碼。）不過、我一定叫他發財——一定。

茶役長 假使他現在已經發財了、怎麼辦哪？

露 已經發財了當然就用不着發財了、不過他一定是很窮的。一定、這一層決沒有問題的——我呀、若用腦筋想的時候、就好錯、若不用腦筋、准的、一辦就對、你說怪不怪呀、我敢斷定他、他在這條街、一定是天字第一號的窮律師。

我、我是吉祥天女！

茶役長 假使已經結婚了呢？

露 嗯、那麼就甚麼也不讓他知道就完了、讓他以為這是從天上掉下來的餡兒餅。

茶役長 假使——

露 得了、得了、那來的那些個假使啊？你不用管好了。（走到右邊、把紙片藏在衣內）這就好了、我怎麼這麼興奮哪、一定是因為過於喜歡了的緣故。（鐘聲、走到窗前。）呀！真美麗、都市的夜景。現在、也說不上在哪兒、有一個窮人、在睡着覺。他在夢裡都夢不到他現在要發財！哼！這就是我吉祥天女的仙術！

茶役長 你滿可以從中取點手續費。

露 甚麼？吉祥天女還和人家要手續費、笑話！

茶役長 那也不算甚麼稀奇。

露 我的目的、是要演一個仙術、我並不想從中取利呀。

茶役長 那麼妳就好々演好了。(這時候、耿意氣洋々の走進來、茶役長走到食具台) 太々！您不用汽水嗎？

露 謝々、不用的。

(茶役長放下瓶子)

茶役長 是、是。

露 (把手伸給耿) 我知道了、在您的臉上寫着呢……一定萬事亨通。

耿 (從棹子後繞到右邊的椅子、喜氣洋々の) 不但萬事亨通、簡直是開市大喜無往不利、我本想作一百萬的事情、可是居然辦了一百五十萬！

(坐)

露 那好極了。

耿 您是我的貴人、露！乾杯！（茶役長從桌子正面想要斟葡萄酒）你呀、不勞駕、你出去好了。（茶役長回頭瞧々露、退）討厭極了、那個茶役、我一不在屋、他一定就進來。

露 又發酸。

耿 實在討厭、（飲）好了、書歸正傳、您不是剛剛要說您丈夫的名子嗎？請說。

露 您一定讓他發財呀？

耿 馬上就讓他。

露 一定？

耿 當然。

露 簡直的不得了。我是說？還是不說呢？

耿 請您還是說吧。

露 法學博士、許波南。

耿 好容易才問出來！（露坐在卓右、他寫下來名子）住所呢？電話簿子上有嗎？

露 當然！

耿 （走到她椅子後）好了、現在您甚麼也用不着擔心了……到明天就可以知道了……我這人最守信的……明天這時候、已經訂了合同。

露 不過、我還請您加小心、千萬不要說認識我。

耿 那是當然了。我是紳士。

露 那好極了、因為波南若知道我……他一定搯死我。

耿 我那能够那麼傻、我就說是大使館的推薦。

露 好了、千萬走露不得一個字。

耿 我是紳士……丈夫一言。您放心好了。

露 謝謝您。我一想到、能叫波南得着幸福、真的、我再喜歡沒有了。

耿 (拉過她的手) 我一想到、能叫您得着幸福真的、我再喜歡沒有了。

(吻她手)

露 (悅) 這是多麼美麗的一件事！

耿 (樂到極點、一隻手摟着她、跪下) 好容易得到您的笑臉！現在總長來不來、都沒關係了吧！

露 (撒嬌的) 嗯、沒關係、我喝了一點酒、有了勇氣。您、待我太好了！

(兩個人剛要擁抱、茶役長進來、站在門口)

茶役長 (報告客人的到來) 總長到了。

(耿和露站起來)

(穿着禮服的總長、已經喝醉、踉踉的走進來。恭敬的行禮、茶役長退)

露 (走到他的跟前) 您怎麼才來呀。

總長 對不起、對不起、恕罪。(吻她手)

露 (坐在桌子正面) 請坐吧、您還喝點不? 我很想和您談談。

總長 (坐在桌子左邊、醉的坐不穩) 謝謝。

(耿坐到右邊)

露 請坐在椅子上、不是椅子後頭。

總長 您這很合實際的忠告、使我衷心感謝。

露 看您的樣子、好像多吃了幾杯。

總長 事實確是那樣子。

露 想不到總長大人也能這樣有體統……

總長 我們也是人哪。

露 那到的確不錯。可是、您在那兒恭喜呀？

總長 當然是內閣了。

露 在內閣作甚麼呀？

總長 我是古董總長（笑）明白嗎。給誰一個甚麼頭銜、不給誰一個甚麼頭銜、都是歸我決定。早有的頭銜、要加小心給他、新的、用錢可以買。

露 那都是您說了就算嗎？

總長 是的、並且這是微妙的事情、我是古來未曾有的名總長。

露 您真有勢力！一定很嚴格？

總長 也不盡然。對我懇切的人……可愛的太太——對於我懇切的人、他甚麼都可以辦得到。

(想要抱她)

露 好嚇人！您想怎麼？要欺負誰嗎？

總長 不就是您嗎？

耿 加油！加油！

總長 喂！你不吃醋嗎？老耿。

露 他當然要吃醋的、他說他最愛吃醋。

耿 那兒的話呢？

總長 我太打攪了、知罪知罪。

露 我們不過談了些閑話。

總長 談些甚麼？

露 關於我們老爺的事情。

總長 歐！那有趣極了。有這樣寶石一般太太的男人、關於他的談話、一定有趣。您瞧、多麼美麗的眼睛、多麼秀氣的手、多麼適稱的腳、多麼健美的肉體……

露 總長！您那是多麼淫蕩的話呀！

耿 喂！總長、您和這位太太說話的時候、頂好再用一些體面的話、因為她是一位可以尊敬的女人、是有名的律師的太太。

總長 嗯哼。

露 當然的！您拿我當甚麼人？

總長 （高笑）不說也罷。

露 就您這樣子還算名總長啊、別的總長怎麼樣、可想而知了。

總長 那麼、您那最幸運的老爺、是甚麼樣的人哪？

露 (清楚的) 美男子——

總長 歲數是大是小？

露 歲數比我大、比您小。

總長 個兒是高是矮？

露 比三塊磚高、比大樓矮。

(笑)

總長 眼珠兒是藍色是黃色？

露 怎麼說好呢？反正是有魅力的顏色——

總長 (醉笑) 那到是一個很流行的顏色、有魅力的顏色、不錯。可是這位魅力

先生已經認識了耿先生了嗎？

露 還沒有。

總長 耿先生是當律師的認識他最有益處的一個人物、魅力先生有許多像耿先生那麼重要的朋友嗎？

(總長笑)

露 (對耿) 您到幫着我說點甚麼哪。這位古董總長、一點也不是名總長。

耿 (伸手放在她背後) 總長、對不起、許太太是一個神經過於敏捷的人、您說話的時候、頂好要加一點小心、不然、她就像一朵鮮花、會被風雨給摧殘了的。

露 就是一朵鐵花、也經不住他這一套。

耿 實在、那是很可悲的、對不起。

總長 魅力先生老是這樣子得着他的朋友嗎？

露 太不像話了、(對耿說) 對不起、您快不要他再說好了。

耿 總長……

總長 (語吃) 魅……魅力先生——不、三塊磚先生——大樓先生——

露 (乘着微醉而怒) 您簡直是侮辱我的男人、好、好極了!

耿 (吃驚、來回的走着、對露或對總長) 對不起、總長、對不起、太太……

(茶役長進來、對露作耳語)

茶役長 不要興奮。

露 (站起來) 我要求、要尊敬我的男人。

耿 (站起來) 許太太、您當着茶役……

露 當着茶役不當着茶役、也是一樣。我的男人被人家侮辱、我能白白的忍過去嗎?

總長 不過、太太。我……我……我(想要行禮而站起、但因為醉又倒在椅

上、因爲笑而言語不接續)

露 (怒走到沙發處拿起她的東西) 我走了(對茶役長) 給我叫一輛汽車(對耿)
您還不算帳嗎。我不能再在這兒聽人家嘲笑我的男人。

總長 太太、對不起、我已經後悔的了不得……。

露 (回頭看他) 您隨便好了。

耿 (對茶役長) 算帳。

露 (叫茶役長) 叫汽車! (茶役長退。露走了兩步、又怒起來) 好哇! 侮辱人!
(拳頭打桌子) 好! (酒杯拋到門上) 好……

耿 請不要生氣。

露 不生氣? 自己可憐的男人、被人家這樣的嘲笑、還不生氣? 現在、我男人、
在桌子前頭、爲我、說不定又怎麼樣的工作呢。可是你們……在這兒(大哭)

侮辱他……嘲笑他……

總長（站起來）好了、現在我走了、我走了就好了吧。（走向門口）再見、下次宴會的時候、可不要忘了找我呀。

（生氣的樣子退）

露 真有趣、到底把他請出去了。侮辱人者人恒侮辱之。

耿 不過我的頭銜、這一來、只少又得遲一年！

露 我真想打他一個嘴巴。

耿 若叫您打一下、說不定怎麼好受呢。

露 我希望您千萬不要試驗。

（露站起來）

茶役長（進來、走到桌前）算好了（對露）汽車馬上就來。

耿 (接過賬單、看) 這……這賬也太敲竹槓了。

茶役長 敲竹槓？甚麼意思？

耿 我向來是不挑這些、不過這也未免太貴了。一個全家福就是一百二十塊！

露 又來了。

耿 對不起。

(怒着掏出來紙幣、茶役長持錢退)

露 好了、請您先回去吧……和來的時候一樣。

耿 (轉近) 還得那們麻煩的嗎？

露 您別叫我着急。聽我的命令好了。我們還是多加小心好、您是不知道、那可憐的波南、最忌妬不過的。

(說到波南的地方、她又哭起來)

耿 那麼多咱見？

露 明天。

耿 幾點？

露 十點……和今天一樣……到吃茶店。不過您千萬不要進去。叫開車的進來好了。

耿 謝々……謝々。那麼明天……您一定要答復我了、一定罷。

露 (含情的首肯。兩人擁抱、長的熱情的接吻)

耿 第一次的接吻！歐！露……露……我簡直要上天！上天！

露 (離開他) 請你先不要上天……快走吧……

(茶役長上。)

茶役長 汽車來了。(把找錢的盤子端給耿) 這是剩的錢。

耿 還有了剩兒了嗎。不善。

露 (對要取錢的耿) 給他得了。(應揚的對茶役長) 你拿去吧!

茶役長 謝々。(走到桌旁、收拾食具)

露 那麼……再見吧!

耿 (吻她手) 總長今天喝多了、請您原諒。

(耿用手對露送了一個吻、下)

茶役長 那個總長、真是個討厭的傢伙。

露 討厭極了(微笑) 不過、他對我那樣我倒很幸福的。

茶役長 那你爲甚麼哭呀?

露 樂哭了! 辯護一個人或是給一人幫忙、心裡真好受……哭的也像……。

我真得感謝總長——因爲他侮辱了我那可憐的波南。

茶役長 (轉近) 這叫波南知道、他還不揍你的屁股啊。

露 我樂意。我在需要着波南……我這麼大的心臟裡、連一個人也沒有！(轉

近他) 我……真寂寞……

茶 還有我呢。(也轉近)

露 別鬧！現在不行了……別鬧。

茶 你和他約會明天見嗎？

露 嗯

茶 那麼你已經決心了？

露 嗯……一半一半……你不明白……這回、我想一定能順利的……

現在是在打救那可憐波南你以為這是不好嗎。

茶 也算不了好吧。

露 (少近他) 你真是我的好朋友。

茶 (到桌左的椅旁、背向觀客) 是比你所想的更好的一個朋友。

露 最好的朋友！

茶 露！我想和你結婚。

露 現在不行了、傻子、現在不行。

茶 (手放在露的肩上) 在郊外、有一個乾淨的小館子。有人勸我接過來……。

那是可以說是第一流的館子……在那兒、你可以過着清靜的、誰也不敢小瞧你的生活……可愛的家……小々の庭園……慢々の有了小孩……

露 (瞧他) 幾個？

茶 一年一個。

露 那真是我平素的理想、不過現在、是辦不到的。請你不要打攪我現在的事業

(茶役長吻她手) 你爲甚麼吻我手?

茶 因爲妳叫我發了財、我謝々你(給她看賬單)並且妳還給我找着了金煙盒。

露 那好極了。

茶 (低聲) 我給你送回去呀?

露 不……你想甚麼?

(茶役長垂頭)

露 不要絕望……。要忍耐的等着……。下回就該臨到你的班兒了……。不要愁……。我、一定不會叫你難受的……。我誰也不願意叫誰病苦……。

給我外衣吧(茶役長取來外衣)總長一定叫波南當法院長、我想求々他(茶役給她穿上外衣)波南、也說不上在那兒、現在正睡着呢。在這大都會的某一個角落……。夜裡……。也不知道明天就要發財……。發了財大家都會羨慕他的

……啊……我、太幸福了。今天晚上、我一定要一夜也睡不着。你再吻我
手上一下。

(伸手)

茶 再吻一下嗎？

露 嗯、我自己也說不上來……今天、我太幸福了(微笑走向門口)那麼(靜
悄的開門)再見吧！(她悄悄的出了門、門閉)

幕

第
二
幕

地址 許波南法律事務所。簡單、質素。左面通於寢室的門兩個、右房門。

時 翌日

幕 啓——

許波南背向觀衆，坐在一個小桌前。正吃完了午飯。僅是面包和涼水。葛珞玲在旁邊伺候他。

許波南、四十八歲。服裝潔素、態度稍爲尊大。有鬚鬚。葛珞玲是他的秘書。

同時也是首席事務員。一個可愛的有精力的女人。深深的愛着許波南。

許（中央偏右、背向觀眾）不用看你的臉、就能知道你在想些甚麼。

葛（在桌子後）那麼、您說我想甚麼呢？

許 你想的是每天在午飯的時候你所想的、已經四十八歲、午間只能吃起幾個面包、就着涼水。這樣的律師、自己應當知恥的。是不？

葛 那幸福並不是拿錢能買得來的。

許 那固然是。我也知道錢沒會給過我幸福、不過、那是因為錢並沒想給我幸福的緣故。假使我若試驗的話、也不一定就得不到幸福啊。

（站起來走到面着觀客的桌子。點着一支煙）給我一杯咖啡。

葛 咖啡沒有了。

許 那麼來點茶？

葛 咖啡和茶都沒有了。

(門鈴響)

許 有人叫門、玲玲、又是要賬的。我一生最大的願望、就是每月沒有月底。你看，是誰。

葛 一定不是客人。(退)

許 (自語) 沒有茶——也沒有咖啡。無巧不成書。

葛 (持一紙片入) 電話費的請求書。最後的通知——律師許波南先生、電話費二十三元、如再不付、即行停止通話……

許 那麼、就不付吧。電話公司的小子們也混蛋。我從那兒能得來二十三塊錢哪、二十三個銅板、也未必那麼容易、他隨便停止了。快攆出去！

葛 已經攆出去了。(用愛他的眼光) 波南、你今天有點焦躁。

許 請你不要管我。

葛 我並不是管你、我只是告述你事實吧了。

(從小桌旁把椅子搬到正面桌右、把小桌搬到右邊牆下)

許 那麼請你不要告述我焦躁的事實。這是醫學上的現象。你是法律事務所的事務員。你不是醫生。

葛 是的、我曉得了。

許 好了、沒甚麼、你不要過意。我真有點焦躁。實在、這月末、真是可怕的。

所有的賬單都一齊的跑來。我一個也付不起。不過、雖然不付錢、却也是可怕的。你爲甚麼那樣子看我？是了、你的工錢、我也一文沒付呢！不過、你放心好了、因爲只有你這份、我心裡還想着要付的。

葛 我已經心領了。

(拿食具退)

許 (在她退出的時候) 心領了？好刺人的話！

(葛又登場) 你、怎麼挑了這麼一個地方啊？像我這樣的窮律師、簡直打燈籠、都找不着。真的、一天焦躁的、連覺都睡不着。一夜一夜的看聖書。於是多少心裡平伏一些。我並不是想在聖書裡、找一點甚麼教訓、我一向是守着正義的。可是、剛才那電話、是誰來的爲甚麼事情？(拿起紙片) 東亞貿易株式會社、社長耿樂得、甚麼事？

葛 是他秘書來的電話、說耿社長爲了商業上的事情、想要找您。我答覆他、請社長甚麼時候都可以來的。

許 那好極了。我一向是嚴守着正義、所以也就一向是挨餓的。一切曖昧的事件

我概不處理、可是正當的事件、又得不到錢。既沒有朋友、又最討厭政治。所以、五十來歲的法學博士、家徒四壁、依然故我。論知識學問、也滿够得上淵博兩個字、可是僅僅寫一點法律雜誌的稿子、來度命。我知道、我一天不拋開正義、一天是要挨餓的。

葛 您這話說的、好像誰勸您要拋開您那貴重的正義、我敢說、我不但沒那麼勸過、我連想都沒那麼想過、您這樣安貧知命、我覺着是最偉大、最值得尊敬。

許 其實還不如發了財、寧肯叫人家輕視！

(拿起桌上的書類) 竟是些大事件……。魏李氏對秦五——沒得到一雙鞋錢。……謝得對谷龍……也不過買一條褲子。我平生最大的事件——陸大對依家的案子……弄了兩天兩宿、也沒够一個月的房錢。(把書類拋到一旁) 看看這桌子上。再看々那邊……所有的就是一個雜亂無章。

(收拾着書類)

葛 您這樣雜亂無章、大概得要娶了太太、才能好一點。

許 娶太太？……也不過多個挨餓的吧了。現在我縱然是不幸……只有我一個負擔、用不着連累旁人（又看紙片）社長、歌樂得。——這一定是誰和我開玩笑。

葛 我最初也以為是那樣、所以我往那旅館重又掛了一回電話。可是他的秘書說是法律上重要的事件。於是我和他約定一個鐘點到這兒來。

許 大約在那個鐘點？

葛 他說在一個鐘頭以內。

許 大實業家……爲了法律上的重要的問題……到我這小人的事務所來！恐怕未必吧、哪有這樣的事呢！（門鈴響、驚）我到裡屋去、你先看看是他不是。

(慌張的退、葛急忙走出去。不久和露華一同進來。)

露 (一面往屋裡走着。您好啊(瞧葛)我、我假使若是您的話、那可就好極了

(嘆氣)不過、那哪兒能辦得到呢……哪兒能呢?

葛 對不起、我簡直不明白您的話。

露 請您不要掛心……我不是一個瘋子。這不過是我自己心裡的話、不覺的隨

着嘆氣就說出來了。我是、要見々許博士的。

葛 不知道您爲了甚麼事情?

露 爲了個人的事情。您、您是秘書。

葛 是的。您貴姓?

露 我……(欲說又止)我先要請問您……許博士有沒有太々?

葛 沒有。

露 (放心) 那好極了。

葛 那是爲甚麼呀？……您想要把這位老先生怎麼的呀？

露 老先生？

葛 是的。

露 不過還不太老吧。

葛 對了、與其說是四十、無寧說已經接近了五十。

(從左門退)

露 (走到桌前、看) 窮、是真窮、不錯。(許從左門上。尊嚴不可接近的態度。

露被他威壓) 您就是許博士嗎？

許 是的。請坐。(露坐桌右) 有甚麼事？

露 爲的是法律上的事情、想要請教。

許 聽說是個人的問題。

露 那對於我、是的。

許 您貴姓？

露 回頭再和您說好嗎？我要先說一說我的事情。

許 請吧。

(露偷看許、又被威壓)

露 我是一個失業的螢火蟲兒。

許 甚麼？

露 我是電影館裡、照座的女人。在黑暗裡、點着一隻小小的電池燈。

許 明白了、那是很普通有的昆蟲。還怎麼樣？

露 在一個放假的日子、我到吃茶店裡、遇見一個有太太的並且很有錢的紳士。

他於是就非常喜愛我。可是他說、他最討厭不道德的女子。

許 那又怎麼樣呢？

露 不過、那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他、討厭不道德的、輕浮的姑娘。因為那是最不容易擺脫、公開的時候、又與名譽很有關係。那也是有情有原的。因為他有自己的「心理的重要性」並且他知道最方便的是已經結婚的女人。

許 請往下說、以上所說的還沒有一點事件。

露 於是我就和他跳舞了。在跳舞的時候、我就和他撒了一個謊。我說我是一個律師的女人。在跳舞的時候撒謊、不是最容易最自然的嗎？

許 請往下說。說重要的地方。到底您為甚麼來找我？

露 因為我害怕。假使他知道我那是撒謊、我可怎麼辦哪？成不成欺詐罪呢？我怎麼才好啊？（哭）請您指教。（哭着撒嬌的）我一定要謝候您、報您的恩。

(害臊的態度)

許 (從她身後走到桌旁) 聖書哪兒去了？

(找出來大聖書)

露 (害怕站起來。) 這樣事情也在聖書上寫着嗎？

許 不是、這裡邊有我的眼鏡。(取出金邊的眼鏡、帶上、瞧她) 噫！好美麗！

露 我也知道。所以一些男人老圍着我。

許 圍着你嗎。

露 可不是呢。

許 爲甚麼？

露 他們都說要教給我人生的事實。

許 妳呢？

露 我不是挺窮嗎？所以，我就決心作不道德的生活。

許 (愛撫她。)可憐的、可愛的、淘氣的孩子！

露 (躺在他的腕內)謝々您、謝々您！

許 好了、現在書歸正傳。我要質問妳。妳用了變名、得到他的金錢了或是寶石了沒有？

露 變名……

許 律師太々的名。

露 沒有……。我沒有用變名得到他一文錢。只不過五六杯茶、一頓晚飯和花兒……

許 那不成問題。在甚麼場合、這類東西也是可以得到的。那麼…… (宛如背書) 妳這巧妙的無思慮的行動、使一個人抱了一個錯誤的觀念。但是妳從那個

人、並沒得到任何不法的所得。所以這是不抵觸刑法第三百七十五條所規定的欺詐的。同時妳並沒有用任何具體的名子、所以談不到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條的詐稱罪。所以從法律的見地來看、妳是沒有任何的罪。關於這一點、我可以給妳下一個完全的保證。

(爲要安慰她、用手輕輕的拍着她。他在演說的當兒、未曾停止愛撫她的動作現在、更大膽的行動起來。)

露 (嘆氣) 我真羨慕把自己的一生、完全依賴在一個強有力的男人手裡的女人。

許 對不起、我的手不知不覺的放在這兒了。

露 那到是很容易馬虎的地方。

許 請妳不要擔心。又年青又美麗、妳要知道那是最幸福的。妳的前途無可限量。

露 許先生、您太親切了。叫我提起了膽子。

許 也不盡然、我不過盡了我的義務。

露 (從他腕中離開、到桌左的椅上坐下。許坐在右邊) 可是、我才想起來……
：我方才忘了對您說了。還有一個小女的一件事。我以為在法律上是不成問題的。

許 甚麼？

露 那就是、因為那個紳士務必要我告述他我男人的名子。於是我就告述他了。

許 告述他甚麼？

露 因為桌子上放着一本電話簿子、所以我就隨便翻開一篇……就找着了一個律師的名子。

許 到很巧(有趣、笑)巧的很。

露 可不是呢。

許 (高笑) 巧極了！那麼那個律師叫甚麼名子？

露 就是閣下。

許 甚麼？

露 閣下。

許 我！

露 我就把您的名子告訴他了……說是我的男人。

許 我……是妳的男人？

露 對了……因為您的名子、就在那篇的頭一個麼。

許 頭一個！

露 方才您不是問我的名子了嗎，現在告訴您吧（站起向他鞠躬）許波南太太！

（又坐下）

許 (怒) 我讓妳下監獄!

露 那、您方才不是說……?

許 (站起來) 那不對……。現在妳用了、具體的假名子這犯了詐稱罪。……

：可是妳不是用假名欺騙社會、所以不犯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條。但是妳、巧妙的、完全的欺騙了一個人。所以妳的罪、越法的重大了。就是犯了刑法第三百七十九條。並且在豪華的飯店裡吃了晚飯。那是需要許多錢的。這就等於妳接受了高價的東西、構成利用假名的不法利得。可以看做刑法第三百七十九條的欺詐行爲。該處分十二個月以上五年以下的徒刑。妳要下監獄的、並且是很長的時間! (露悄悄的哭、許怒問) 妳爲甚麼作這樣的事? 妳醉了嗎?

露 多少有點。

許 妳爲甚麼用電話簿結婚呢? 妳爲甚麼隨便的說了人家的名子?

(坐到桌子正面。)

露 我不過想要有一個人發財……

許 甚麼？

露 找一個律師。

許 誰找律師？

露 我的朋友。他一動筆，就能馬上叫你發財。

許 因為甚麼？

露 因為有許多的收入，並且很確實。他想要把這樣的好事情，送給我們。只要

他一動筆不論那個律師，都可以發財，都可以幸福。這樣的好機會，怎麼能白

々的把他放過去呢？能讓他像一口煙、白々の消滅在空氣裡嗎？

許 (懷疑的樣子)原來是這麼回事。那麼、妳那朋友叫甚麼名子。

露 耿樂得。

許 (拿起紙片) 社長、耿樂得、就是他嗎？

露 不錯、是他。

許 那麼、就是這個紳士、想要幫助妳的丈夫、是這個意思嗎？幫助妳的丈夫。

作爲妳的……：這個……：妳的代價……：

露 是的……：你才明白呀！

許 所以這個紳士、今天早晨要我這兒來。妳……：妳和他……：

露 對了、您真沈住氣了、才明白。

許 我不敢信、竟有這樣不道德的事情、這是多麼比惡魔還惡辣的手段！

露 請您不要那樣看我、好像要殺人的樣子。多麼可怕、我以為您一定要歡喜、

那想……：

許 (憤慨而立) 妳以爲誰都像妳那樣腐敗了嗎？告訴妳，道德還沒有掃地呢！

露 是嗎、對不起、我真不知道啊。

許 可怕！還有這麼可怕的事情嗎？妳、美麗的惡魔。

露 好了。您若是那麼說、我就把實話都說好了、萬事皆休。

許 怎麼？

露 不然您答應我了嗎？

許 不行！

露 (悲) 您不答應嗎？

許 當然……不過……妳先等一等。(興奮) 這不是那麼簡單的事情！等一等

別忙。請妳先等一等。妳把我放到一個很爲難的立場。

露 爲甚麼？假使我真是許波南太太、那您也許有那麼說的權利、不過、我並不

是。

許 假使妳是我的太太、一定不會發生這樣的事情。妳等一等。我要好好想想。

要究明事實。真可怕！那個人眼看着就要來！已經和他約會下了！

露 我說、我和您說的都是實話。

許 這是重大的事件！並且是突然的。等一等……我腦子簡直亂了……我的思想不會統一……真可怕（對着她）妳想要把我怎麼的？

露 我並不想您參加這個壞事、我不過想教您認可吧了。因為有一個人的運命、由於這件事情就可以決定了、所以我才有了最後的決心。

許 甚麼？那麼說、妳還沒……有呢嗎？

露 可不是還沒有呢。不過、已經決定在今天晚上。

許 啊、可怕、已經決定了！叫我怎麼辦哪？

露 爲甚麼問我呀。

許 假使妳……還沒……

露 還沒呢。

許 不過已經決定……

露 在今天晚上。

許 可怕！（怒）假使妳不告訴我因爲甚麼和他定這個契約、那我還算守着正義

沒越過倫理的規範。可是我知道了內幕以後、我怎麼能承認哪？（絕望）妳爲

甚麼來？爲甚麼？

露 一個人作了一件好事、當然要來……

許 要來幹甚麼？

露 摯受一點感謝、摯受一點愛情。

許 假使妳若是完了以後再來的話……

露 我也那麼想過、不過、假使他若知道您沒有太太、豈不把事情弄糟了？我雖然是吉祥天女、但是辦事的時候、是要有事務能力的。

許 甚麼吉祥天女不吉祥天女的、再說、妳何嘗是吉祥天女、我看妳簡直是一個可愛的糊塗蟲。

露 真嗎？那好極了、可愛的糊塗蟲、才是我的理想呢。

許 妳爲甚麼不會說是我的女孩兒呢？

露 有趣、不過、誰能爲一個女人的爸爸、作這麼好的事情啊。並且我怎麼能知道您的年齡、可以給我當爸爸呢？不過您是這樣一個上歲數的老傻子、倒很相當。我在外頭給您戴綠帽子、不是很合理的嗎？

許 戴綠帽子？

露 對了。

許 我感激的很。那麼妳怎麼知道我窮呢？

露 我不是天女嗎？我只要一想、無論甚麼事、我一猜就對。我請您幫忙、千萬不要把我送到監獄裡。我是想要行仙術、來到世上的。想要叫一些丟了元氣的人們、信仰仙術。您要好好想想、您是需要幸福的。快叫您自己享點幸福吧。

可愛的糊塗蟲。

許 (絕望的樣子) 你不要那麼對我說話。

露 你不要管我怎麼說話好了。對您說話粗魯一點兒是有益處的。因為您已經軟化了。

許 魔女……糊塗蟲……魔女！妳簡直是魔女和糊塗蟲的兩合水兒。

露 謝々您給我起了一個名子。這是很好的先兆、請你要明白耿社長馬上就要來

了、這件事情辦完之後我就永久的離開您、您從此就得到了幸福、知道嗎？請您不要生氣好了……不然、您還要攆我走嗎？

許 嗯、在禮節上我是不能攆妳的、並且我知道妳是想要在這兒給那個財神爺看見的。

露 是的、我們要開誠佈公的纔好、回頭您就明白了院長。

許 我多啻當的院長呵？

露 馬上就要當的。當了院長你可以笑了吧？

許 我不會笑的。

露 您一定要當的。

許 我一定不會笑的。

露 (長的沈默) 真可憐。像我一樣。到了想要說話的時候、却又甚麼也說不出

來。

許 現在是應當沉默的。

露 好了。

(斷念、沈默、張望周圍)

許 妳找甚麼？

露 狗

許 狗？

露 外頭不是寫着「注意猛犬」嗎？

許 不過這裡是沒有狗的。

露 那爲甚麼寫那個牌子啊？

許 (窘) 要賬的太多。

露 嗯哼！牆上掛的那是甚麼？

許 地圖。

露 地圖是幹甚麼用的？

許 牆上不掛點兒甚麼能好看嗎？現下偉人啦名士啦又都挺貴。

露 （嘆氣）那邊那大的綠色的國、是那兒？

許 俄羅斯。

露 上邊角上的紅點呢。

許 那是歐洲。

露 謝々。

許 不客氣。

露 又得了不少知識。

許 那好極了。

(空)

露 我心臟裡頭一個人也沒有。

許 (悲的) 除了我。

露 是的、除了你。

許 好漂亮的美男子。

露 照您這個歲數說、也就得算是美男子。我想不客氣的問您一件事情、可以嗎？

許 請吧。

露 您還沒有結婚、我是知道的。不過在您的生活裡、一定也要有個女人哪？

許 不過……說實話……我還……

露 還沒有嗎？

(門鈴響。葛珞玲從左邊登場，橫斷室內，由右門退。露瞧了瞧葛，含着意思的再瞧許。)

露 明白了……波南，你應當叫那個女人幸福才對呀。

許 啊？

露 那個女人是應當給你養活孩子的。

許 甚麼？

露 你應該給她一個可愛的孩子。是你的義務。

許 我的甚麼？

露 你的義務！瞧你這個人、聾子一樣、甚麼都得說兩遍。

許 我並不是聾、因為妳說話未免過於露骨、我以爲是聽錯了。

(葛登場。站在門旁。)

許 誰？

葛 要賬的……要沙士比亞全集錢的。

許 攛回去了嗎？

葛 噫。

(由左門退)(空)

露 還有要賬的沒有？

許 有的是！

(鈴響。許點頭表示又來了要賬的)

露 可不是呢！

(葛登場。站在門旁。)

葛 洗衣服的。

許 你攆回去了嗎？

葛 嗯！攆回去了。

（葛退）

露 洗衣服的！我最喜歡洗衣服的、因為我常常需要乾淨的襯衣、（少頓）因為我是老得給人家看襯衣的。請您不要誤會。（悲的樣子）我太難受了逢人就叫我脫衣服、畫々兒的、照像的、作洋服的、劇場的經理、電影的導演、還有醫院的大夫。一次治腳去還脫了衣服！

許 他硬讓你脫的嗎？

露 不、他就說「脫了吧」

許 那麼、你就脫了嗎？

露 可不是呢、脫完了他說不對、他說是脫襪子……我的身子不是很美麗的嗎

……所以我常常這樣和我自己說：「給這些可憐的男人們看看吧、叫他們嘗着點兒幸福！」……我給你看哪？

（站起來撒嬌的樣子提起了外衣）

許 （窘）不必不必。

露 這是我的宿願——祇要對人有好處的事情我甚麼都肯做。

許 那麼你登舞台好了。

露 不、好事我也不喜歡做的太多（門鈴猛響）哎呀、社長。

許 連鈴都能聽出來嗎？

露 不是、我頭一次所見鈴響、不過、一定是社長。

（葛興奮的登場）

葛 社長來了。

許 (手放在胸部) 不好了!

露 (站起來、急忙對葛) 請進來。

許 (焦燥地) 葛珞玲等一等。

(搔頭不知所措)

葛 別叫人家等着、是請進來? 不然……

露 (小聲對許) 請進來、不要緊、他是裝作不認識我的、他撒謊、他是紳士!

(許對葛點頭表示同意、葛喜歡得退場、許用力把住椅子) 你怎麼了。

許 有點頭暈、我沒受過這樣的刺激。

(葛領導耿樂德登場)

耿 耿樂德。

許 (站起來走近耿握手) 我是許波南博士。

耿 請給介紹這位美麗的太太。

許 (吃着音) 不她……她……

露 波南！你怎麼不給我介紹呵？

(許興奮的失措)

耿 (進前) 東亞貿易會社社長耿樂德。

露 請坐吧！您是喜歡咖啡？還是茶呢？(許擔心的樣子)

耿 謝々吧、甚麼也不要、先說一說我來的目的。

許 (不安的面孔) 我的意見先……

露 (接過話來) 波南……還是請社長說吧。

耿 好啦、許博士、我的來意是想要請您擔任我們會社在滿洲國的法定代理人、
也就是東亞貿易株式會社的滿洲代表者。

露 呀、好極了、我們這個月的運氣好極了、波南、今天早晨我在床裡不是和你說嗎……

(許怒視露)

耿 關於詳細的情形、等下次再談吧！所不過有許多小的訴訟事件和許多貿易上的契約請您給辦理、都是些單純的事情。可是您的收入要有相當巨大的數目。

露 太好了、我老在床裡頭這樣子夢想過。

(許又怒視露)

耿 將來我們在一起作事、當了的時候一定也要有大的事件發生。今天只是想要問一問您的意見、肯不肯擔任這件事情。

許 我先問您、您爲甚麼到我這兒來？

耿 (窺視露) 是大使館的推薦。那麼關於這件事情的詳細節目和書類。等我回

頭就給您送過來。

許 的確是大使館的推薦嗎？

耿 這還有甚麼假嗎？

露 波南！社長是紳士啊。

耿 我到這裡來，簡直是人地兩生。所以先到大使館打聽了一下。因為訴訟事件、契約事件以及其他的事件很多。更兼有關稅的問題、這關稅的問題、對於我們外國的會社，是很重大的一件事情。

露 那太重大了。

許 謝々您、在前幾個月，我在法律雜誌上發表過一篇「外國會社關於關稅問題的法律的權利」這篇論文，我想您一定喜歡看的。

耿 那我太想看了。

許 正々還有一份、等一等、我給您取來。

(怒視露一眼、由左側退場。耿以手向露送吻)

露 (站起來、假怒) 您那是幹甚麼呀?

耿 (站起來、走近她) 我的天女、這是接吻。

露 您這是幹甚麼? 在我家、在我男人的面前? 您瘋了嗎?

耿 瘋了……妳叫我瘋的。怎麼樣、妳滿足了嗎?

露 噫、除了接吻。

耿 那麼今晚上……十點哪!

露 噫、我早就決心了。

耿 還有一件事、露。

露 甚麼?

耿 方才妳不是說在床裡頭嗎……和那麼一個老頭子……我簡直的不敢想、
我要瘋！

露 (離開他) 少說閑話！請你不要說這些個。

耿 不過、我希望你、我要妳發誓……再也不要和他……

露 你要我對他冷淡嗎？好、沒法子。這我也答應你。不過……那可憐的波南：
那直性子的。富於正義感的……波南。(撒嬌) 你真狠！

(許持雜誌登場)

許 這就是那個雜誌。

耿 謝々、我一定要看的(心不在焉。一把填在衣袋裡) 可是、許先生、您到底
是肯不肯？

露 (優雅的) 好了、你們兩個好好商量吧(對許)。那麼、波南、今兒個可不要

像昨兒個那樣、連自己可愛的太太都不帶着、就一個人跑到俱樂部去。

(露想要進裡屋)

許 那兒去？

露 給你豫備夜會服(對耿)簡直都慣壞了。

(對許)大小孩兒！

(進了他的裡屋)

耿 真是可愛的太太呀！可是。您的答復如何呀？

許 (語吃)答、答復？還要答復嗎？

耿 看您的樣子是很躊躇的。

許 不然、我神經有點興奮了。是的……豫備我的夜會服？……可不是呢、

我的神經簡直有點錯亂。不過、一年就算有個五十六十的小事件、就能得到錢

嗎。

耿 五六十？哈哈、據我們的豫想、至少要有九百件。好一好要有一千件。您不知道、我們的買賣、每月的過碼是非常大、所以免不了要發生事件的。因為每月能照賬還錢的人是很少的。

許 (弱聲) 每月照賬還錢！可不是呢。

(鈴響、許跳起來)

耿 您怎麼了？

許 沒、沒甚麼。

耿 據我們的豫算、您從辦理訂立契約的事情可以得到四萬、辦理訴訟事件可以得到十萬的收入。也就是不算大事件、您一年就可以得到十四萬圓。

許 一年十四萬？

耿 至少。

(許抓住椅子要倒的樣子、終於失神。耿慌張的按鈴。葛珞玲跑進來。)

葛 怎麼了？

耿 (站起來) 許博士失神了。

許 (喘着氣醒過來) 對不起……這幾天我不大舒服。天氣又這麼悶熱。

(葛退場)

耿 許博士，您倒是承認不承認哪，我很忙。

許 請您再等一等，我想。

耿 好了再等您十秒 (取出懷表、數着)

一……二……三……六……十……

露 (拿着襯衣登場) 對不起。(對許) 這件行嗎？

許 洗的東西也往事務室裡拿？

露 (對耿) 這個人、穿衣服的說道才多呢。

耿 模範的好太太、您够上了。許博士您的答復是怎麼樣？您答應了嗎？

露 (接過話) 當然答應了。

(許無力的首肯)

許 (語吃着) 可、可以擔任。

耿 (強語調) 可以擔任了？

許 可以擔任。

露 (喜歡的) 好極了……好極了。

許 (對露) 妳躲開好了！(露退) 那麼從多咱開辦呢？

耿 馬上。

許 那麼急嗎？

耿 (玩皮的) 您是不知、這件事對於我怎麼樣的着急！

許 (往裡屋的門看々) 歐、我明白了。

耿 您還要練習着新式的事務(指着室內家具) 要豫備一些新式的事務用品和家具、最新式的！

許 (來回踱着) 是的……是的。

(神經特別興奮。想看々露在作甚麼、但是走到門口、却躊躇而退回)

耿 將來、還需要更大一點的事務所……事務員也得增加……要租一個好房子……買一輛汽車……給太々要買皮外衣和寶石。

(許茫然的瞧着他)

許 不過、您還不知道我是怎麼樣一個人。我對您、可以說完全是陌生人。也說

不定是怎麼一頭蒜。

耿 豈有此理！您聽我說，這是大使館的推薦哪。難道說大使館會介紹給我一頭蒜嗎？豈有此理。

許 我到並不是想要侮辱大使館的。

耿 那當然了……那麼您多咱和我訂契約呢？

許 明天早晨。

耿 不行，不行——早晨不行。明天我要睡早覺的。因為今天晚上有宴會。

許 (轉近他) 是大使館的宴會嗎？

耿 是的……甚麼？不、不、不是，是一個密會。

許 歐！和一個高個兒的可愛的……？

耿 他是……您不知道，各好一路。

許 您別嫌麻煩、我打聽々々、您和那個人、那高個兒的女人……早就有交情嗎？

耿 不是、今天晚上頭一次、頭一次。

許 歐——那好極了、我祝您幸福。

耿 謝々、許波南博士。（握手。走到門口又含意思的回頭）請您替我謝々您的太々。許太々非常的愛您。想不到世界上竟有這樣幸福的結婚！

（退場。半天只是許一個人。他很幸福的樣子。露上）

露 你樂嗎？也和我一樣的樂嗎？

許 簡直是作夢……眼睛都花了……頭也昏迷。十四萬圓！簡直是童話的寶山！

露 你這樣幸福的樣子、真叫我最喜歡不過。

(陶醉的樣子)我一定叫你得到多多的事情辦。

許 那可不行、妳爲我這樣子盡力、叫我對不起妳(忽然不安起來、抱頭)究竟現在是怎麼一個事體？事實是怎麼樣、等我想々。這腦筋簡直亂了、等我想々事實。妳、推薦了我。妳有推薦我的資格……按法律上說。妳完全是一個奇怪的、是瘋子、並且不道德。但是這並不是我的罪過……按法律上說。被推薦的人對於推薦人的精神狀態是不負責任的……按法律上說。被推薦的人、要有健全的精神和完美的性格、這是推薦人應負的責任……按法律上說。小儉和棒子手互相的推薦了律師。這對於律師是不名譽的事情嗎？(斷然的)絕對不是！

露 對了。絕對不是！

許 不過我要要求妳……一件重大的事。在我和他沒訂完契約以前、妳和他絕

對不要發生關係。

露 你以為我和他發生了關係，他就不和你訂契約了嗎？

許 不是。如果在你們發生關係以前，訂了契約……我就可以不當一個利用不道德的女性的第三者了……

露 按法律上說。

許 (機械的重複着) 按法律上說。這是我良心上的問題，是非常重要的。

露 若是那麼，就得快叫葛珞玲吧。

(走向屋門。許攔住)

許 不過……

露 頂好現在就叫她寫出契約書來。

許 妳那麼着急嗎？妳和他約會的是幾點？

露 今天晚上、十點。

許 於是……妳就……

露 對了。答應他一切的要求！啊！葛先生！（葛珞玲由左邊登場）葛先生！請坐下！（葛不知何事）妳聽我說。快找一隻鉛筆來、現在許博士要作一個契約的稿子、請妳給筆記下來。（葛坐）妳該多麼幸福啊！

葛 我不明白怎麼一回子事？

許 實在（聲顫）葛珞玲、妳太幸福了。我們從明天就有了很大的事業。

葛 很大的事業！

許 對了、很大的事業！

葛 您又打趣我吧。

許 （揩着喜歡的淚）好了、這就好了。葛珞玲眼看幸福就在前面。

露 好了，波南，你快起稿子吧。

許 (對葛) 對了，妳把這個稿子馬上就打字，完了送到耿社長的旅館，對他說本來預定是明天下午，可是求他特別在今天就簽名蓋章才好。千萬(有意思的
瞧々露) 要在十點鐘以前蓋了章。(露害臊扭過臉去) 千萬……在十點鐘以前。

露 波南！

許 甚麼？(走近她)

露 (低聲) 現在，我該走了。在這兒已經沒有我的事情了。今兒晚上，對於我可以說是一個最大的不幸在等着我。請你想々十點鐘的我。尤其是十點多鐘的我。不，請你想々十一點的，不十一點半多鐘的我！

(許、垂頭)

許 謝々妳，我簡直甚麼話也說不出來。

露 請你想々、我不是太可憐了。

許 十一點半。

露 嗯。

許 (看他的錶) 對一對時辰吧。

(露也看自己的手錶)

露 我的錶現在四點半。

(許撥々自己的錶)

許 謝々。

(感動的樣子、站在她旁)

露 好了：：：再見。請你一切都放心好了。恐怕我再也不會見着你了(要哭)

我只是想要作你一個好天女。所以現在、我已經到了歸天的時候了。(拭淚)

許 請妳不要哭。現在我們是必須振作的。(對葛)請妳筆記(口述契約稿子、他聲音因為感動而顫)契約、以東亞貿易株式會社々長耿樂得爲甲方(淚落不止)

……以……法學博士許波南……(默泣)。

(泣着背向觀客、葛亦哭。露在許的台詞中走向房門)

露 (不勝感動、哭、私語般向許)波南!請你不要忘了小孩兒、千萬!
(退場)

幕

第
三
幕

地址 場所許博士的事務所

時 翌日午後

幕 啓——

大小的紙包、放滿了事務室。右邊三個打字機放在三個椅子上。葛珞玲領着

畫商拿進來一張油畫。

葛 (對畫商) 好了。你在外面等一會。(對許) 博士、畫送來了、您出來看看吧。

(裏屋門開、許博士走出來。脚着一隻大雪茄。抱着一抱書類。並不瞧葛、咕咚的坐在自己的椅子上。一個事務員樣的男人、也跟着進來。站在許博士的椅前、取直立不動的姿勢。許目不轉睛的整理着書類。)

許 甚麼事珞玲。(一邊在寫着甚麼)

葛 畫送來了。

許 (並不抬頭) 送來了? (整理紙包)

葛 是的——送來半天了。您不看々嗎?

許 好痛快呀、珞玲。

葛 您不是常說想要有一張好畫嗎？所以我趕快叫他們給送來的。並且、是賒來的。

許 有點太快了——僅僅一天的工夫、就變到這樣天地！昨天晚上才訂了合同！今天剛々の過午。已經送來一張油畫。珞玲、老天爺不能怪罪呀？

葛 您不是說過嗎？家具要快一點買。

許 說是說了、不過、有點太快了、好像。

葛 (熱心的) 這才是應合現代潮流的辦法呢。

許 (對事務員) 好了。從今天起你就和葛珞玲女士在一起辦事吧。因為現在、事情增加的很多、希望你特別賣點力氣。假使你們實在忙不過來的時候——下禮拜我還可以雇一個人。

葛 (喜歡) 如果也忙不過來呢?

許 請妳不要打攪。(對事務員) 現在你就開始辦事吧。(外面打釘子聲) 那是甚麼聲音。

葛 按電話線呢。

許 電話也這麼快就來按了嗎?

葛 是的。昨天告訴他們趕快給按、所以今天這麼早就來了(對勞動者) 喂! 你們小點聲。

(聲響小了)

許 (指着一個紙包) 這是甚麼?

葛 信紙、最新格式的。這個是辦公用的名片。

許 這個呢?(指着另一個紙色)

葛 打字用紙、複寫紙、吸墨紙、萬年筆、還有最新式的桌上電燈！這是必須有的。

許 （看看電燈）太好了！

葛 再買點兒就夠了。因為已往我們甚麼東西也沒有。從早晨就陸續的送來不少了。

（一個人送進來一盤油印機器。）

葛 喂、放在那邊、牆根底下。（男人送到牆角下、退）那個是最新式的油印機。

許 放在那兒行嗎？這邊好一點吧。

（指另一個地點）

葛 那個地方想要放保險金庫的。

許 金庫：

葛 金庫是必須有的。放一點重要書類和現錢。

許 很貴吧！

葛 貴也講不了啊。並且下月一號才來要錢。

許 那好極了。到了下月、誰的錢我們都可以給。誰的錢都給他。葛珞玲、妳太能幹了。

葛 對於新式的顧客、我們得有新式的經營。博士、我覺着非常的幸福。從今天早晨七點鐘就打電話訂起貨來、直到現在、陸續不絕的送來許多的東西。我想大使閣下、說不定還要給我們介紹許多的顧客來。

許 妳有點太奢望了吧。

葛 博士！您看看吧（指着畫）

許 （不看畫）等一等——（對社員）這個放在小桌上。那個放在新書櫃裡。這

個舊書櫃。這是委任狀用紙、這是——大小的封筒。

葛 博士、您到看々這畫啊！

許 不忙！（對男人）這是往外國用的特製的封筒——這是電報用紙、海底電報用紙、火漆、橡皮印、信紙、別針。葛珞玲、妳太周到了。

葛 訂了八十七樣不同的東西、現在已經送來四十三樣——全是賒的。

許 （對男人）好了——你過去吧！（社員退）葛珞玲——把聖書拿來！（從聖書裡取出眼鏡、擦一擦、帶上看畫）這畫很好、大概也賒不了。

葛 並不貴。

許 也是賒的嗎？

葛 當然。

許 暫時就先掛到這兒吧。現在神經非常興奮、等回頭再好々的安排吧。這是甚

麼？

葛 新書櫃、最新式、有防火設備的。這是……計算器、那個是……新式打字機。

(電話響)

許 喂喂！甚麼？福特汽車公司？等一等——。(對葛)叫去看汽車、怎麼回事？這也是妳辦的？

葛 是。第二十四號的訂貨。小型福特——有按月支付的辦法。

許 喂々、可以看去、不過、可不負責任。好了——那麼明天早晨吧。我們太忙啊。明白了(掛上電話)不有點過火嗎？

葛 是一輛四個座的小汽車、我覺着那是很必要的、並且那一個律師都有的。

許 四個座的小汽車！玲玲、昨天和今天怎麼變的這麼厲害呀！

葛 請您千萬不要再想起已往的事情！

(舉起一張紙)

許 那是甚麼？

葛 各種書類。給您念念吧？

許 好吧。

葛 這是社長簽過名的契約書。

許 多咱簽的名？

葛 昨兒晚上——剛九點半鐘。一邊正換着衣服。

許 正換着衣服？

葛 是的，因為已經九點半鐘了。

許 一點也不錯嗎？

葛 一點也不錯，我看表了。

許 哼。那一張是甚麼？

葛 這是他們會社的事業計畫。法律課作的——（舉起另一張紙。）這個是，我昨天晚上作的一個小小的預算。因為我怎麼也睡不着。於是我想要算一算我們的收入，大致能有多少。結果，每月除了一切花銷，平均、至少能存到銀行裡一萬塊錢。十二個月就是——

許 十二萬——一百年——一千二百萬！不錯真是想不到的事情。

葛 這都是大使館有靈有聖的保佑。

許 真沒想到能到這步天地！珞玲，這不是作夢啊？我，一晚上也沒有睡着（變了調子）謝謝妳，珞玲——妳也休息休息去吧。（葛退，許自言自語）我是一個壞蛋嗎？不——按法律說我不是的。不過，我已經不是昨天的模範律師。（站起

來、看牆)好美麗的一張畫!我一定要買他。(重複着這句話、在玩賞着)買他。買了這張畫。可以買的。——我怎麼了?、自己一個人、像無線電話一般、這麼大聲的自言自語、可笑。大概我精神上起了甚麼變化。也許要瘋。(電話鈴響。葛登場、拿進來一個黃皮的新皮包)喂々!是的。現在?四點半——好了。多咱都可以的。午後不出去。好了、敬候着社長。再見。(掛上電話)耿社長的秘書!說耿社長要來。

葛 (興奮的)甚麼時候?

許 馬上就來。出不了半點鐘——妳看——這屋子裡有多麼雜亂哪。

葛 不是正好嗎!可以給他一個強烈的印象。(嬉歡、幾乎喊起來)——這樣才越法顯着我們的準備是多麼活盛呢。

珞玲——。不要興奮、安靜一點。妳拿着的是甚麼?

葛 好吧？新細牛皮的手提包。訂貨號碼第二十九。（放到他的桌上）

許 這好極了。我們還需要一點招待客人的準備。波蘭地、紙煙、雪茄、這都有了嗎？

葛 馬上就送來。訂貨的號碼五十一號。

（走到房門、事務員抱着許多紙包進來）交給我吧。（接過紙包、事務員退）

許 那都是甚麼？

葛 （急忙把紙包放在桌上）第四十六號和四十七號。鉛筆六箱——鉛筆擰子——

紙針一千個——這是吸墨器。（急忙走出去）

許 歐、這是鉛筆擰子。（恨不得馬上就試々）我小時候、最喜愛他不過、可是總也買不起。這回、我可得到你了。這回可到了手了。（從紙包裏取出。）

葛 （回來）來一個女人。

許 誰？

葛 昨天那個、有點精神病的。

(露登場。葛退。)

露 您好啊。

許 啊。怎麼了？昨天妳不是說、永久的不再見了嗎？——怎麼又來了呢。

露 是的。您那是甚麼？

許 鉛筆擰子。妳看々。這是我小時候最喜歡最喜歡不過的東西。許波南最大的願望——當然是小時候的許波南！我熱烈的盼望着得到了他——居然、在四十年後、得到了手。

露 這些都是甚麼？

許 (喜悅) 這是準備！是組織！是設備！請坐。

露 謝々您。(微笑。然後深深嘆一口氣)啊——

許 妳爲甚麼那樣子嘆氣呢？(同情她)可憐的孩子。我很能同情妳。

露 啊——一個可怕的夜！

(少々的一點淚、擦)

許 可憐！那當然、是一個可怕的夜！不過、現在已經過去了。作完了的事情、是不能再作了。

露 可不是呢。一切都作完了。

許 可憐！

露 請您不要那樣子一味的同情我。我、並不是怎麼樣的不幸。

許 (諷刺的)哈々、原來還很幸福！

露 您和我的見解是不同的。多少有一點不同。(許瞧她)我、並不認爲是那麼重

大的事情——按法律說。

許 所謂見解的不同是甚麼？

露 我固然是作完了——但是、並不是和他！

許 不是和他？

露 對了。是和另外一個人。

許 不過、昨兒晚上、十點鐘——

露 我爽了約。

許 那麼妳幹了甚麼？

露 十一點出了門——並沒找他去——到了另一個人的家裡。喂！請問這都是甚麼來？

許 是準備！是組織！是設備！

露 不有點太多嗎？

許 事業大、需要的東西也自然要多。

露 能用得了那麼些嗎？能有那麼大的事業嗎？假使若沒有了事情、怎麼辦哪？

許 爲甚麼？怎麼的了？

露 叫人家給抓着了！

(長的沈默。葛登場)

葛 (低聲) 對不起。賣畫的在外面等着呢。您看是買不買呀。

許 等一等。眼看着這個畫的運命就要決定了。回頭就告訴妳。(葛退) 叫人家抓住了嗎？

露 是的、叫人家抓着了。

許 這太奇怪了。這叫我怎麼問妳好哇？

露 您就該問我——妳和誰叫人家抓着了。

許 對了、妳和誰叫人家給抓着了。

露 那當然、是和另外的一個人。

許 (怒) 好漂亮的回答——到底是怎麼一回事、真叫我摸不清楚。

露 對不起、那是很簡單的事！就是始終沒能爲了金錢就賣了自己。我雖然使

盡了最後的努力、也沒能戰勝我的良心。還有甚麼辦法呢？我也不要再努力了。

我這樣是很幸福的、僅僅、覺着太不對起您了。

許 (按鈴、葛由左門登場。開着門) 畫不要了。

(葛向門外打招呼。畫商進來、把畫摘走。葛一齊退。露和許茫然的向着舞台的前方)

露 昨天……我以為我能够辦得到的……直到晚上、十點鐘……我還以為

我能够發財。可是到了十一點……我就下了決心……。很長的時間、我爲您考慮了……可是我也戰勝不了我的良心……我想您也一定沒那樣期待我。

許 我敢發誓。

露 那我是知道的。

許 於是你就一個人下了決心嗎？

露 也不僅只我一個人。

許 那麼還有誰幫助了你的決心嗎？

露 是的。有一個人——在最後的一分鐘！

許 那是誰？

露 是另外一個人。

許 (像爆發的樣子) 那麼你就信了那個壞蛋的話了嗎？

露 壞蛋？

許 (幾乎是喊) 不然就是個混帳東西、一個罪惡滔天的雜種——他給了妳一個影響、比妳自己的信念還強烈的一個影響。妳就信了他的話、是嗎？妳這人、也太胡塗了。

露 等一等、您爲甚麼擺了這麼一套形容詞和名詞啊？

許 我不曉得那是形容詞、那是名詞我只是說着這個可惡的東西。好了、隨他去吧！

(猛然的坐下去)

露 (安慰他) 請您不要那麼着急上火。(指牆) 您看這地圖不是比畫更美麗嗎？

又莊嚴又生動、包涵着豐富的幻想。

許 是的——（自語）這東西太可惡了。

（空）

露 我在這坐着、和昨天是一樣的——和昨天等着他的時候一樣！

許 （悲的）所差的無幾。

露 不過、那是……

許 （失意的）那是不太重大的事情……按法律說。

（突然的爆發）這太突然了……變的也太快了。（覺着有點過火）對不起。

露 請您不客氣。只要您下得去、請不必顧慮我好了。

許 （喊着）到底因為甚麼！甚麼緣故、必須弄到這步天地呢？

露 因為我們欺騙了他。

許 我們？

露 不然就是我自己！不過，我也並沒會欺騙他——僅僅是我沒守約會而已。

許 不但沒守約會，而且把事體給弄壞了。

露 因為和另外一個男人去密會！

許 最糟糕的是——叫他——

露 給抓住了。

許 盡美盡善、好極了——這些年、我這個事務所裡也沒過見過這麼明白清楚的事件。（失意的）再見吧——這些紙包——器具——別針、封筒們也都再見吧！

（按鈴、葛登場、站在門旁）葛 珞玲——這些東西都趕快退回去好了。

葛 怎麼？

許 珞玲！妳最偉大的地方——就是一概不問。

（葛仍欲問緣故）

許 尤其是在這時候，請妳甚麼也不要問。

葛 是，這就都退回去。一共來了五十一樣。現在往回一數就得了。

許 (當葛將要退出的時候) 珞玲——妳哭了嗎？

葛 (稟着淚) 沒，就掉了兩個眼淚！(退)

許 可憐的！其實，這事情完全怨我。不過我把自己的良心，完全給瞞哄住了。

只這一件事是我最善的法律的努力！

露 法律的精神，真是最好的一個安慰。

許 說也奇怪——現在我最可惜的，並不是那張畫，却是這個鉛筆擰子。(露點頭。

許垂頭。長的沈默。)他一定不會原諒妳了吧？

露 那是當然。

許 那麼耿社長很失望了吧？

露 是的。

許 可是他並沒有任何的權利——

露 當然沒有——僅有的是希望——所以他更越法的難受……！

葛 (登場) 耿社長到了。

露 (急跑到左門) 別說我來了——別說。(退)

許 (對葛) 請。(葛退、領耿上) 唔，耿社長！請坐請坐。您用一點甚麼。波蘭

地嗎？雪茄？紙煙？請坐請坐。看您的樣子很精神——

耿 還很精神、這到很奇怪。許博士！昨天晚上簡直倒霉透了。這些紙包、是作

甚麼的？

許 這是準備！是組織！是設備！

耿 唔、是了是了……那麼……

許 請！（讓椅子）

耿 這屋子裡沒有旁人吧？

許（按鈴）玲玲！（葛探頭）誰也不要進來。

（葛點頭、退）請說吧。

耿（坐到卓左）沒有人聽吧？

許 請放心好了。

耿 隔牆有耳啊。

許 絕對安全。有甚麼可怕的事件嗎？

耿 我到希望他不是可怕的事件！

許 怎麼回事情？

耿（苦澀的面孔）他是……您聽我說。

許 誌語吧。

耿 現在我想要當您說的話、一定要叫您吃驚的。不過、我希望您一氣聽到頭——於是您可以知道、這是多麼奇妙的一件事——並且您可以知道、我是應該一五一十報告您的了。

許 那麼您就說吧。

耿 昨天晚上、我上了汽車——這汽車是停在飯店外頭的——

許 幾點鐘？

耿 十一點。在十點鐘我有一個約會——（兩個人的視線碰在一起）——可是這個約會取消了。於是就在十一點我上了停在外頭的汽車。這汽車是停在飯店的旁門、等着我的。自用車照例是停在這的。其實、與其說是旁門。勿寧說是一個便門。這便門是很重要的、請您要注意。在我的車前、偏巧有一輛拉座兒的

汽車停着。這拉座兒的車和我的自用車一齊的出發了。剛要開出胡同的時候，這拉座兒的車忽然開起了倒車，並沒有甚麼豫告。於是撞了我的車頭，把我新按上的一對德國車燈，給撞壞了。這是前天才按上的。是叫汽車公司特別從德國定製的、非常貴的一對燈。這一對燈敵得往一輛車的價錢。這拉座兒的車，撞壞了人家的車燈，一言不發開着就走了。我真有點氣了，我就對開車的說，「老安、趕上那個車，他上那兒你就跟他到那兒，不怕趕他一夜呢。」我的車當然也有保險的。不過在保險證書上所寫的車燈，是賤貨，這對好燈是後換的，所以保險公司不一定能够賠償。（許點頭）當時就追趕那輛拉座兒的車，滿街地跑起來了。後來那輛車到一家門口站住了。可是，您猜，誰從那輛車走下來了？請您不要着急，許博士——那是我那飯店裡的茶役長和——您那可愛的太太（許毫無驚訝的樣子。）茶役長給了車錢就和許太太跨着胳膊走進屋裡去。後來

打聽的、那就是茶役長的家！（空）茶役長的家！（許神色不動。）我於是就在那門外頭等起來、等您的太太出來。您聽我報告。您太太和那個男人、在十一點十分進了屋子——整夕到兩點半才出來！（許仍然神色不動。）然後坐汽車走了。在臨走以前、和那茶役長來了一個很長很長的接吻——那簡直過於長了、叫看的人都有點難過。（耿止住話把身子仰到椅子上、然後又彎腰靠近了許。）您以為怎麼樣？

許（清楚的。）這太簡單了。保險公司應當賠償你的車燈。

耿（吃驚站起來。）甚麼這是您說的話嗎？

許 是的。這是合乎海運的法則的——

耿 您說甚麼？

許 這就是所謂「修理船的法則」——這是羅馬法上最有名的。在長久的航海中

船的各部都換了新的部分——可是船仍然是同一個法律的實體、所以您的汽車的保險、是包含一切部分的。

耿 (嘲笑的) 好極了。您對於自己太々在外頭冶遊、是毫無異議的嗎？

許 和飯店的茶役？

耿 (輕視他) 對了、和茶役長、茶役長比茶役還好聽一點。

許 請您不要那麼興奮！我只顧考慮法律上的問題了。因為已經成了習慣……
不要見怪。現在我也明白過來了。就是一個女人和茶役長在一塊兒呆了很長的
時間、不是嗎？

耿 (坐在桌左)。很長的時間！

許 於是您就等到天快亮、是嗎？

耿 是的。

許 換句話說……您當了偵探。

耿 您這是那兒的話、您對我生氣了嗎？

許 豈有此理、我那能生氣呢。不過、這對於您毫不相干的事情、您就在汽車裡

從十一點等到兩點半……這不倒是很奇怪嗎？

耿 好、我算佩服您了。許博士、您簡直是鋼鐵打的神經。

許 請不要打岔。我有幾個質問、可以嗎？

耿 請不客氣。

許 (像法廷審理的樣子) 這問題中的女人、您看出她的特徵來了嗎？

耿 很明晰的。

許 她沒帶着蒙臉紗嗎？

耿 沒有。

許 不是很黑暗嗎？

耿 是站在街燈的底下。

許 您不是近視眼哪？

耿 不，我是遠視眼。

許 好了。我想要說的是，您只見過這女人一次——那是昨天——在這個屋子裡——並且是很短的時間！那麼您在一轉眼的工夫，並且是非常黑暗的夜裡——您究竟能有自信辨別出來一定是她嗎？

耿 (興奮的) 對不起，您彷彿把我當作一個被告，來審問我。可是，被告並不是我，您要知道，我是一個原告。

許 請您原諒。不過原告是要證明事件的。

耿 (嘲笑的) 我明白您的爲人了。您是個典型的好丈夫。您在搭着一架橋。您

以爲我渡過這個橋就會退却的——可是、您放心、我絕不會退却！我的話還沒完全和您說呢！還有另一件事不讓我善罷干休的退却、並且那是這個事件的一個最好的證明。

許 請。

耿 我和許博士太太說話了。

許 是進去的時候、是出來的時候？

耿 是出來的時候！

許 您說了甚麼？

耿 「許太太、一切都叫我看見了、您要加點小心、一定會發生重大的事件。」

許 她說甚麼呢？

耿 她說一句「是嗎」就打了我一個耳光子。（兩個人對視）當着茶役和開車的、

打了我一個滿臉花。

許 (穩重的) 她作的很對！

耿 (站起來) 怎麼？

許 您爲甚麼要偵探她的行動？

耿 (生氣) 我是想要知道汽車的號碼。

許 沒有知道的必要吧。保險公司是能賠償的，我不是說過嗎。

耿 (拉近了椅子) 可是，那時候我還沒和您說呢。

許 爲甚麼您不先到我這兒來？

耿 第一我不知道保險公司是不是能够賠償，並且恐怕趕不上那輛汽車！

許 不過您，沒有挨耳光子的必要吧，所以您那都是強辯。

耿 (走開了桌子，轉過身瞧着許。) 好了，這個話結過去。事實是您的太太當着

兩個人打了我。我並不想把您太太拉到法庭——也不想從您嘴裡得到甚麼滿足的答復。不過事情已經弄到這步天地，我們不論在買賣上、在社會上、是不能再往下繼續合作的關係了。您明白嗎？所以我馬上要按照廢棄契約的那一條、解除我的契約、這也是當然的吧。

許 (喘着) 馬上、解除、契約——

(昏倒。耿按鈴、葛珞玲登場)

耿 (護送的) 許博士又昏過去了、照例的。

(葛給許飲了一杯水。許醒過來葛退。)

許 對不起。

耿 真給我嚇壞了！沒想到、這回您倒昏過去了。方才對您報告了太太的行迹、您倒好像毫不相干！

許 因為那時候您好像被棄的戀人在對女人復仇的神氣。

耿 許博士。(指着他的眼睛) 那麼您那時候是甚麼神氣、我告訴您好嗎？

許 我甚麼神氣？

耿 您哪——您簡直活像一個寬宏大量的——(用手作龜形) 王先生。

許 過獎々々。

耿 我沒能和您一塊作買賣、倒算萬幸。

許 (穩靜的) 您倒是很實在的人。昨天您想要請我當法律的代表人、到了這兒來——今天您就來把他取消。所以、咱們已經不必再廢話了。您請回好了、越快越好——假使您還猶疑不決、照習慣、可別說我要把您蹣出去！兩隻脚一齊蹣、那是我最得意的把戲。

耿 不勞駕。

(走到門口、露登場)

露 唔！社長！您才來嗎？

耿 我現在要走、許太太。

露 還得多咱能見着您哪。

耿 是的、恐怕不是最近的將來吧。

露 是嗎？那麼我們不能再在這兒見着了。好了。我也不必瞞着您了。我們要離婚了。

耿 要離婚嗎？

露 是的、我們要離婚的——是心心相印的離婚。我這可愛的小女婿待我很好、

可是、現在我撤下他了。

耿 可愛的小女婿、妳要撤開他？那麼妳呢？

露 我想要和另一個人結婚。大概對方要是一個有名的飯店的主人。如果您若是不嫌斥的話——

耿 要照顧々々嗎？

露 是的、希望您給介紹一些銀行家、實業家多々の帮忙、幫助我那未來的丈夫。

耿 那是當然的！

露 我這未來的丈夫、是有叫人幫助的價值的。

耿 有點認識不足吧！

(空)

露 您用點酒吧？

耿 謝々、對不起、再見吧、太々。(對許)再見吧——小女婿！

(許要踢他的姿勢、耿鼠竄而去。)

露 請問「認識不足」是甚麼意思？

許 看不清楚的意思。

露 (放心的樣子) 謝々。

許 可愛的惡魔！把事情讓你弄的亂七八糟！

露 許博士、請您原諒我——我想這事情一點也不亂、很簡單的！(快嘴) 第一是他不應該把您知道的叫我知道。我呢、是應該假裝不知道您已經從他知道的您呢、是應該把您知道的不知道我知道。這不是太簡單了嗎……

許 太簡單了。

露 並且這裡頭有點「認識不足」。

許 好了、這回我算放了心——一場惡夢過去了。

露 您也放心了嗎？和我一樣？

許 放心了、真放心了！

露 您又應該感謝我了？

許 是的、又應該感謝妳、謝々。差一點沒作了惡人！——現在又回復了純潔的我。

(葛上、走向安樂椅子)

東西都怎麼辦了？

葛 照您的話都還回去了。五十一件已經剩了二十六件、不、二十五件了。

許 那好極了。玲玲！是一場夢。

葛 夢？

許 是的。現在已經醒了！又回到清白的良心——道德的規範、自然的結果、白

水就面包。(葛拿起桌上的手提包。)提包也還回去嗎？(葛點頭。他拿過皮包來。)

可惜、這也太漂亮了。——再見吧、指皮包說妳健康色金絲髮的摩登姑娘！

再見！

(遞回皮包、葛接過來、退。)

露 我也該走了——不過那個茶役快來了。我叫他來的。想要介紹給您。

許 周到極了。謝々吧。

露 怎麼？您不願意見他嗎？

許 妳想、我應該是甚麼心情——

露 (溫柔的) 波南！您要知道、天女是全世界的、既是人類的——也是動物的

——也是花的——也是茶役的——

(空)

許 現在我想要說一句叫妳吃驚的話。

露 說吧。

許 我要求妳吻我一下。

露 吻你？

許 (慚愧的) 是的。

露 熱烈的嗎？

許 是的、要妳熱烈的吻我。

露 有趣！昨天您不是不願意那麼的嗎？

許 情形不同、現在、沒有道德的障礙。

露 對不起許博士！現在又有了新的了。

許 新的？(葛登場) 誰呀？

葛 不是要賬的——是一位紳士——來找這位太太。

露 請進來！(茶役長登場。走到露的身旁。)來了、新的道德的障礙。

許 唔、您就是這問題中的茶役長？

露 讓我來介紹。這是許博士。這是我的許婚人！我們想要結婚的。

許 爲甚麼？

露 因爲他希望着結婚。對於女人要求結婚的男人、才是女人的唯一的男人呢。

許 也許是那樣的。

茶役長 許博士！昨天晚上我的行爲、您也許以爲是太多事了——不過、那是我的義務！並且我們並不是毫沒有給您着想。我們也想了。露哭着對我說「這麼

一來許博士又得挨餓。」

許 那麼你說了甚麼呢？

茶 我說「管他呢」

許 (拉茶役手) 您這個回答太慎重了。

茶 對不起。

露 (對茶役) 好了、已經介紹完了、你就在外面等着吧。我還要懇求博士一點事。

(茶役長退。)

許 甚麼事？

露 (轉近) 有一樣事情想要求您。就是這回我的許婚人開了一個小々の飯店、所以——

許 所以請我去吃？

露 不是的。當然我們那飯店裡、要有許多潤綽的客人、甚麼銀行家啦、社長啦、總長啦的來照顧——。所以我要懇求您的、是另一樣事情。買了這所飯店、不是有許多法律上的麻煩事情嗎、甚麼契約、讓渡——稅錢——手續費等々、若是請

律師不是太費錢嗎？所以求您替我這許婚人給辦一點事。

許 免費的？

露 是的、免費、不也行嗎？

許 行。

露 我自己的事情、甚麼也沒有懇求您的。

許 我知道。

露 我專門是幫助人。現在，我是他的吉祥天女。您肯幫忙嗎？

許 很願意。

露 免費？

許 免費？

露 （站起來）那麼請您常吃飯來——一定給您作好吃的。

許 免費？

露 那當然、不能免費的——不過可以少算點。（靠着他的身上）您可以看看地點來、您寫下來地點吧。福順街、四百二十七番地、「天女樓」（離開桌子）

許 等我寫下來。（打開桌上電燈。拿起鉛筆、插在鉛筆擰子裡、慢々の擰。）等等、削々鉛筆——用這個鉛筆擰子——趁着人家還沒有拿回去——

（因為光線的關係、挪々燈。光線照到他臉上。慢々の廻轉着鉛筆擰子的把手用低聲說。）

露 （這時候用脚尖走向房門。屋子漸次的暗起來、她將要走出去時候、像私語般說）福——順——街。四百——二十——七番地——「天女樓」。

許 （尚未覺出她已經走。仍廻轉着鉛筆擰子的把手低聲繼續着說。）我用——這樣——美麗的——鉛筆擰子——削鉛筆——這是——最初一次——並且是——最後的一次——

(舞台愈暗。同時——)

(幕)

(觀客席亦暗。少頃、本劇的導演、出現於幕前。)

導演 諸位、請先不要走。今天得到諸位寬大的許可、我們想要作一個新的試嘗。

(想起來)

請原諒、我好像應該先把自己介紹一下。我就是本劇的導演。(強笑)

我這樣自己介紹、是恐怕諸位把我錯認為是演員。因為現在導演和演員是應該有界線的。

好了、現在我該說一說我們這新的試嘗是甚麼。利用這靜悄悄的時間……

(舞台上更換場面的鐘聲大作。)

利用這靜悄悄的時間……

(鑿聲止。微笑以表示道歉。)

在改換場面的中間……是的……諸位也許以爲這個劇已經演完。不過那就不對了。當我讀了這個腳本的時候。當時就給本劇的作者「莫魯那爾」寫了一封信。我說「親愛的朋友！現在你們作劇的人、應該知道觀客對於劇都在要求有一個圓滿的結束。像這個劇這樣、把劇中的人物、憑空就給放下。是觀客最不喜歡、他們都在渴望看一看劇中人到底是怎麼一個下場。」

實在、導演的最知道觀客的要求。假使我們若不知道的話、那簡直演劇的時候就用不着導演的了。劇也就一定要失敗的了。

(從衣袋取出一封信、打開。)

沒想到、作者「莫魯那爾」給我來了一封極懇切的回信、現在我可以念一念。

(念信)

「我對於貴導演的主張、認爲很對。」

（在口裡嘟囔着。然後對觀客說明。）

對不起、因爲這封信是用作者本國的言語寫的、是匈牙利語——

（念信）

（我們作劇家、有一個通病、就是慣用最後的一幕、來結束了劇。當然、那劇並不是就那樣子完了的、故事是很長很長的繼續着。不過我深知道、你的主張給作家添了更困難的一件事。但是、我認爲你的主張極對、所以現在特爲了你們的劇團又寫了一個小々的一幕、隨信寄去。請你在劇後把他演出來。這樣子可以使喚觀客多少看一看他們在劇中熟識了的人物的未來的生活。你親愛的作者莫魯那爾啓」

（抬起頭）

是這樣的一封信。我們就要在今天晚上試嘗一下。請諸位再坐十年。到了十年以後，我們可以給諸位看一看這故事裡的主人公們，都到底是怎麼樣的結束了。當然，在我這說話的時間，十年好像已經過去了一大半。總而言之、演員們是需要一個換衣裳的工夫。

（轉過去對幕裡問。）

豫備的怎麼樣了？

（他滿足了的樣子。）

好了、那麼就演吧。

（對觀客）

已經過了十年。請看十年後吧。

（導演行禮退入幕內。觀客席燈明。）短的休息。

尾

聲

(短的休息後、幕啓。舞台黑闇。與第一幕同一場所、大飯店的特別飯廳、中央一張粧飾華麗的飯桌。六個座席。一大盆生花放在椅子上。起初觀客因爲黑暗看不見舞台、只聽見露的話聲。她愉快的和葛珞玲談着話。)

露 (圍着桌走。) 多虧妳幫忙、太好了、我最喜歡陳設美麗的飯桌。

(舞台漸次光明。露在忙着準備飯桌上的粧飾。熱心的陳設着種々の東西。最後在桌旁和葛走到一處。露和十年前絲毫不變。葛稍肥了一些。兩個人都穿着夜會服。不久登場的男人們也穿着夜會服。都見老了一些、頭髮也好像白了一些、葛也圍着桌子走。)

露 我一切事情都不願意依靠旁人、甚麼都樂意自己去作——(舞台完全明亮)怎

麼樣？妳看桌子好看起來了吧？

葛：真好看極了。

露：（看々桌子上。）勞駕、把花兒都自然的撒到桌子上吧。（葛幫着撒花、）把花兒都放在桌子中央、那有點太舊式了。我最喜歡滿桌子都撒着花兒。（從盤子取花：：：葛將盤子送走。）我是有點興奮了。妳想、結婚十周年紀念日、不是很可以使人興奮的一個材料嗎？

葛：妳多咱都看着年青啊——

露：那大概是因為幸福的緣故。我很感謝我的男人。他簡直是理想的男人。一轉眼就是十年——今天整々十年、十週年紀念日！

葛：光陰太快了——

露：像箭一樣：：：。那邊勞駕再撒一點花兒。我今天所以選擇這間飯廳來請客

的、也就是因爲……十年前……僅今一晚上、有許多許多的回憶。我們的運命、完全在這決定的。勞駕、那邊再放一點花兒。那邊有點兒多了。(葛聽從她的話、各處放置花。)想不到能在這兒和我今天所請的客人、吃晚飯。勞駕、把名片放在玻璃杯旁邊。到底是怎麼回事情、說的八點、怎麼誰都還不來呀！就是妳來的早一點。這些人都是這樣的晚。連我們那個人、也不說早一點來。自己的結婚十周年紀念日、本應該最先到才對呢。也說不上怎麼個緣故。太不像話了。

葛 八點鐘都過了。

露 可不是呢、快到八點半了、他還不來。(茶役長登場) 哎呀！你才來！快到九點了。(和他擁抱) 幹甚麼去了？

茶 遇見一個朋友、怎麼也擺脫不開。

露 坐下。(他坐在露搬給他的椅子上。)不行、還得站起來。喝一杯酒。(對葛說)
給他一杯酒、珞玲。

(葛取來一杯酒。)

茶 謝々、謝々。

露 好了、這回要你幫々忙。把椅子擺一擺。(葛和茶擺起椅子。)我很願意大家都寬々厥厥的坐着、一個擠一個的太沒意思。從現在就要開始盛大的晚餐會。一隻烤鴨子、比鷺還大的多。你不用笑、你們櫃上不會有那樣好東西、你們那酒到不錯可是菜做的太不像話了。所以你那買賣要失敗的。請吸一隻煙吧。(從桌上取煙遞給他。)你還是不能自己作買賣、回到這兒來、算對了。人、有使喚人的人、有被人使喚的人。

茶 不過、當時妳若和我結婚——一定買賣要作起來的。

露 (整理着桌子。)那也不一定。並且與其結婚以後再離開、還不如在訂婚的期間就離開、反到賢明。

茶 對於妳也許是賢明、對於我却莫大的打擊。妳和別人結婚了、到挺幸福——我落得仍舊回來充當一名茶役長。

露 請你不要那麼感傷、還是喝一杯酒吧。(茶走到食器櫃。)今天頂好大家都快活一點。哎呀！已經九點了——我們這個人怎麼還不來呀？

(許波南登場)

露 啊、都九點半了、你才來。(和他擁抱。)你多咱也不會遵守時間的！你上那兒去了、這麼漫騰騰的？

許 來了幾個學生、怎麼也不走。

露 沒錢的時候、你老是嚴守時間的。

許 那是當然的，因為那時候我沒有事情作，可是，現在，我也是一名大學教授——
露 波南，你只顧辯論了，你們太太在這兒呢，你還沒着見嗎？

許 進門你就責備我——

葛 孩子都睡了嗎？

許 都睡了，妳不用掛着好了。

露 六個都睡了？

許 (嘆一口氣。) 是的，六個都睡了！

露 (忙着整備一切。) 來不來你就嘆氣，你現在有一定的收入，六個孩子又健康

又可愛，該多麼幸福啊，你還有甚麼不滿意。珞玲，這都是妳的功勞。

葛 當然是我的功勞，不過——功勞有點太多了。

露 還說呢，妳養活第四個孩子的時候，我就告訴妳，可別再養活了。可是妳、

連着又養活了兩個。

許 那完全是我的罪過。

露 當然！（對茶役長。）勞駕遞給我一個杯子。謝々（茶把杯子遞給葛。）你看、以前和我訂過婚的人、今天我也請來了。（許環視室內）請坐吧、波南！你只顧看甚麼？

許 奇怪——這個屋子我頭一次來。

露 不過、我是在這個屋子裡發見的你——用電話本子。喝一杯酒吧。（對茶役長）勞駕斟一杯酒。（葛把杯遞給許、腕上露出一隻手鐲。）啊、這隻鐲子、就是我們老爺在你們紀念日送給你的吧？

葛 是的、不知道到底有幾個鑽石？

露 小的四十、大的五個！（對茶役長。）你告訴了嗎、給開車的豫備飯？

茶 早告訴了。

露 也給他們一點香檳。不要太多了。——太不像話了，也說不上甚麼緣故，已經九點半了！客人都來了——可是主人還不到！（耿社長登場）你才來，都快十點了。（和他擁抱。）你到那兒去了？

耿 正和上海說着電話，無論如何是離不開的。（和旁的人相見。）

露 （從茶役長接過一隻杯。）請喝一杯，今天晚上大家都應該快活快活。（耿飲酒。）現在，你還愛我嗎？

耿 當然——永遠的！

露 那麼再喝一杯！（把空杯遞給茶役長。）

耿 好美麗的桌子。並且選了這間屋子，太教我喜歡了！

露 你還記着嗎？

耿 怎麼能不記着呢？

露 我以前的訂婚人也來了。（指茶役長）

（茶役長走過來遞給耿一杯酒。）

耿 唔——你還當茶役長呢？

茶 是的、不過今天我也是一名客人。

耿 好極了！

（耿伸出手來、茶急忙把酒杯交左手、兩個人握手。完了又把酒杯交給右手、遞給耿。然後回到食具櫃前。）

耿（飲）謝々。（走到沙發處。）

露（仍然忙着準備。）好了、一切都豫備完善了。馬上就可以開始宴會的——只要我們那個人來到！（對耿）就誤了許多時間、對不起你、不過我想、他一定

又是爲了你的會社在辦甚麼事情呢。

耿 也許是那樣子。實在、我們得着像你們老爺這樣再好不過的滿洲分社長、實在幸福的很。這也都是妳的功勞。可愛的天女！若不是妳推薦他、那有這麼好的結果呢。

露 雖然推薦他是我、但是叫他發財的是你——所以這叫「兩全其美」！現在已經十點半了、他到底是上那兒去了呢？

（總長登場。）

露 哎呀、你可來了！已經十一點了！（擁抱）你幹甚麼去了？爲甚麼才來？

總長 叫秘書給拉住、辦了許多麻煩的事情。（對旁的人見禮。看表。）現在整々八點過了十分。

露 頂好免去辯白、大家都晚了、誰也不怨。原訂的不是整々八點嗎。你是我的

男人、又是主人、居然來的最晚！

耿（愉快的。）喂！喂！請妳不要損害我們會社的名譽！

露（對旁人。）已經費了十年的工夫、我到底也沒能給他改過來這不守時間的毛病！他、已往是政治家、所以這不守時間的病、已經入了膏肓。他固然叫我很幸福的、但是他沒有一次趕上過鐘點！（對總長。）你還記得這個屋子嗎？你喝醉了酒、現了醜態的屋子。

（大家都背向觀客、細看屋子。）

總長 這屋子、下輩子我也忘不了他！

（拉過來露的手。）

露 我爲了懲罰你、就和你結婚了、現在已經十年。

總長 懲罰？（對旁人。）大家聽見了嗎？我這十年間太幸福了、這都是我這可

愛的太太的功勞。

露 得了得了！請你不要過於感傷好了！已經不早了，大家入席吧——。（露坐在
桌子右端、總長左端、以外都隨便入坐。（對茶役長、）勞駕告訴一聲上菜吧——
（茶役長走到門口、打了一個招呼。回來入席坐下。）大家大概都餓了吧。正好、
今天豫備的很豐富、很豪華！（舞臺漸暗。）我敢下一全保……（黑暗）一定能
叫大家滿意的。（大家都愉快的談起話來。）我敢下一全保……（她很愉快的接
着說話。舞臺完全黑暗、僅聽得愉快的會話聲。）

幕

——全劇終——

元帥
……
一幕

人 物

商男爵

愛 季 其妻

李德維 演員

楊博士 醫師

僕 人

場 面——狩獵山莊的客廳

後部有兩個煖爐、兩把安樂椅子。左面有門、左面後部也有一門、其旁有樓梯。右面的門通到寢室。家具——長椅子、小椅子——左右。右面一小桌。夜間十點鐘。開幕時、愛季一個人在煖爐前讀書。少頃、僕人從左邊上。

僕人 李德維先生來了。

愛季 (站起來) 李德維？他怎麼來了？

僕 坐急行車來的。

愛 好了，請進來。(僕開門、李上)

李德維 請您原諒我，突然間的跑了來。(握手)

愛 您是剛到的嗎(對站在門口的僕人)等一等。(對李)您還沒吃飯呢吧。

李 已經吃過了，在車上的食堂裡。

愛 是嗎、那麼喝點咖啡、或是紅茶。

李 紅茶吧。

愛 (對僕) 連我們的都一塊兒拿來吧。(僕下) 沒想到您這時候來、好極了、太歡迎了。

李 在這麼晚的時間、跑來、我想您也許不高興的。(看自己的表) 現在已經十點了。又加上火車誤點了。並且您在這邊兒一定是睡的很早。

愛 也不然、每天都是不到半夜不睡的。不過您因為甚麼比旁人先來了呢？

李 旁人都得明天早晨才能到。還得十分鐘他們那墜車才能開。昨天我也本打算和他們一塊兒來、可是今天我忽然變了計畫。夜裡人又多又沒有寢台、簡直受不了。車裡的暖氣也不和適、空氣也不好。我們當演員的最怕傷風。那樣旅行簡直是受罪、並且比急行又多費好幾個鐘頭。不過……(看愛季)

愛 (微笑) 不過……甚麼。

李 不過這些話、其實都是假的、愛季、我所以突然跑來的、是因為實在自己管不了自己了。一心想要比旁人先來、比其他那些打獵的早來一步、在你的身旁過這一夜。因為我愛妳、甚至於瘋了一般的愛妳、簡直連一個鐘頭我都再也……(拉她的手)

愛 小心一點！男爵就在隔壁的屋子裡。

李 請妳先不要告述男爵我已經來了。請妳再給我幾分鐘的時間、我好盡量的瞧瞧妳、盡量的握握妳的手。並且……

愛 李德維、我真擔心、擔心你這樣熱烈的話、在這深冬的沈默的夜間、會給我一個很大的興奮。

李 請妳不要愚弄我。妳和男爵從國都到這兒來、僅不過十一天。也就是從我們

最後的相見不過才十一天。妳爲甚麼這樣的美麗。妳的眼睛像火一般的大膽。

愛 這裡是山、寒冷的深山。你看、所以空氣是這樣的緊張、你的臉是這樣的蒼白。

李 我臉蒼白是因爲一夜也沒睡着覺。沒吃下去東西。愛季、妳知道我是如何的痛苦、自從禮拜四妳到我家來以後。

愛 天、請你快加點小心。你從喧囂的都市裡來。可是這個地方、沈默是最高的戒律。這裡一切的一切都是沈默的。……男爵在自己的屋子裡、辦一點着忙的事、一會兒就好過來了。

李 妳好像不願意我提起你到我家裡來這一段事。

愛 那……

李 妳是有點後悔。

愛 是的、不過我希望你穩一穩神、你有點過於興奮了。

李 這是戀愛的舞台。不能不興奮。人、在自矜的時候、是要興奮的。在饑餓的狀態下、更要興奮的。我這饑餓的自矜、要求我提起禮拜四的那一段話。總之、那一段回憶、是我幸福的心中一個甜蜜的痛苦。妳來到我的家——妳終於來到我的身旁。

愛 可憐的孩子。是的、我的確在你家坐了一百二十秒。你還能記得吧、兩個人、在瞧着手表的針。僅僅不過兩分鐘。

李 無論如何妳是來到我的家裡、坐在沙發上、我握着妳的手。縱令那是一百二十年、也許覺得和一百二十秒一樣的。啊、我現在在這兒是多麼幸福。

愛 喂！我問你、你今天不是應該出台演劇的嗎？

李 妳怎麼知道？

愛 我每天要看報紙上的演劇欄。今天晚上是「西拉諾」你不是主演嗎？

李 謝々妳、妳對於我出演能這樣的關心。

愛 當然。

李 啊……從這麼遠的高山上、妳天天在注意着我的行動。

愛 對了、並且我還看你的演劇。

李 甚麼？

愛 你瞧々我看的甚麼書？（把書拋給他）

李 「西拉諾劇本」

愛 每逢你出演、我就從圖書室裡拿出來劇本。你在國都裡開始演劇的時候、我就坐在煖爐旁邊念、看、聽。

李 愛季！妳簡直叫我瘋。

愛 可是你騙了我、居然你今天沒有出演。

李 今天我說嗓子不好、就辭退了。這是我從來所沒作過的。我向來是很規矩的演員。可是我今天所以沒有出演的、妳知道爲了甚麼？

愛 你好像要說「爲了我而犧牲了喝采和歡迎」

李 那又算甚麼、那比較這甜蜜的時間、比較這美麗的冬天的夜裡和妳在一起、比較和妳能一同睡在這荒涼的山裡的一座美麗的宮殿裡、那些事未免太不足輕重了。

愛 你說的話似乎這裡只是我們兩個人、你要知道、男爵也住在這兒。……這荒涼的山裡。

李 男爵。

愛 並且等到明天早晨、另外還有九個碍眼的紳士也要來的。他們是餓壞肚子的

狩獵家、愛喝酒的客人、慢性的頑皮鬼、吸洋煙的煙筒、暗棍、威士吉的小偷

兒：

李 是的、所以我才先來了一步。

愛 所以男爵也許要疑惑你。

李 男爵未必看演劇的廣告吧。

愛 那也說不定的。他是一個拘謹、不好說話的人。他的眼睛、我雖然已經看了

六年、可是我到底還不知道究竟有多麼深。他……

李 他已經六十了。

愛 是的、已經六十歲了。(空)

李 (站起來)我一想到這個、彷彿身上要顫起來、六十歲！可惜……

愛 可是、他的馬術得了一等獎。

李 像妳這樣美麗的、年青的女人……

愛 血統是很好的、他父親、直到九十歲還每天早晨起來練劍術。

李 我最恨那樣永遠年青的老人。

愛 他父親活到一百零四歲。他只少也要活到一百的。

李 可是妳偏々在這兒、在他的身旁……

愛 他早晨起的早、不喝酒、練武術、騎馬、打獵……

李 我忠告妳趕快離開他、妳這樣天鵝絨一般的肉體、青春的熱血、居然消逝在一個老人的手裡……

愛 請你小一點聲、請你安靜一點。

李 我怎麼能安靜？從妳這樣美麗的、誘惑的唇裡、沒想到會聽到讚美一個老人的話。

愛 德維……

李 我要妳跟我走、愛季。我一定要領妳走的。我要誘拐妳、妳要跟我……妳要嫁給我的。

愛 不、

李 妳爲甚麼要讚美他。簡直叫我發狂。我越看妳、我的血越法的燃燒起來……
愛 (不安的) 你看你聲音、你的眼神……簡直像燃起火來、德維、你幾乎毀滅了我的一生。

李 妳不愛聽我的話嗎？

愛 你的話、點着了我心裡的火、我有點頭暈。

李 妳愛我嗎？

愛 你有可怕的魔力、有時候我幾乎被你征服。我因爲想要從那種心境裡脫逃、

所以我才讚美我的男人。

李 妳可以拋開煩悶，也不必脫逃。妳是說着謊呢。妳那單純的焦慮、妳那變了色的眼神……有時候像尼姑、有時候像妖婆……那是因為妳壓制妳的血和心。妳自己抹殺了妳自己的感情。

愛 請不要再說了，請不要再給我添痛苦。

李 妳的心、像炸破的火爐、從所有的縫兒都看得見火的。我知道甚麼會使妳微笑。你以前也曾經泐滅過一回這樣的火。

愛 兩回、已經兩回。

李 那是男人的罪過。但是、這回妳不會成功的、這回的火、妳不會再泐滅的了。

愛 那也許是很難、也許是可怕、不過、不久的我一定也要把他泐滅。

李 不能、妳也許想要玩弄火來安慰妳自己。但是這問題對於我是嚴重的。我要

求妳跟我走 和男爵離婚。我固然沒有他那麼多的錢、不過、也不算窮。妳照舊可以有許多的首飾、有許多的服裝——這我敢發誓的。並且、假使妳真有希望要登舞台的話……

愛 德維、請你不要再叫我苦悶。不要叫我變成一個反叛。

李 妳真能反叛？那我可以三天三宿不睡覺來勸妳。不過、恐怕妳只是一時的興奮。等我一住了嘴、妳就會涼了的。

愛 聽你的話、好像被魔術給擒住、等你走後、我要非常疲倦的。

李 愛季、那我早就知道、假使、妳真愛我的話……

愛 我何嘗不愛你。(空、李急轉近愛、吻她手。)

李 趕快和男爵離婚、跟我走。妳是我的。

愛 不。(空)

李 爲甚麼。爲麼妳說完了那麼熱烈的話、就會說出來冰一般的一個「不」？

愛 (焦躁的) 請你不要再纏我。

李 妳覺得我已經膩了嗎？

愛 我有點怕、我不敢再繼續聽你的話。

李 不、我一定要說的、不論甚麼時候、甚麼地方、我要跟着妳的。我不住要向妳耳邊來說、來叫妳……妳已經知道、我不是來要求妳作一件小的冒險。我需要妳的生命來作我的報酬。

愛 你不要再說了。

李 妳的眼睛在反對着妳的話。

愛 德維、請你注意。請你明白我的意思。請你不要問。我能這樣和你不顧忌一切談話、已經證明我是如何的愛你。不過、我不希望再煽動我、我希望你離開

我、到一個很遠的地方。不然就要鬧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李 收拾……。

愛 是的。我已經够了。我已經很喜歡、我是要求你這樣子來着。不過、我不敢……不敢更進一步了。不敢、我固然熱烈的希望過在我的身邊有一個人燃燒着熱烈的火。但那僅是在不給我痛苦的期間。固然我希望燃起來火燄把一切都燃燒得乾淨、但那僅是在我的眼睛能够忍耐得的限度內。德維、我希望你小心一點。

李 我不畏懼燒死。我不能停止我的戰爭。所以我現在仍然在這兒。我要主張到底。我不能使妳冷靜。我用燃燒着的決心來追求妳。我一定不離開這兒、對了、明天打獵我也不去。我是決心來作這最後的決戰。我明天要託故不出門、一天到晚留在妳的身旁。我爲要決定我的運命、拚命作最後一次的掙扎。假使妳不

能跟我走的話、我也就不能再見妳了。

愛 (不安的樣子) 你不去打獵嗎？

李 是的。

愛 那太不妥當了。請你仔細的想想、爲了我爲了你自己。

李 沒有想的必要。這一次我已經賭上了我的一切、甚至於我的生命。爲要得到妳、是應該把一切都燒在火裡頭的。

愛 請你不要那麼大的聲音……男爵……(想要往右邊走)

李 現在顧不了許多。我誰也不怕(吻她)

愛 (推開他) 瘋子。(短空、少頃她按電鈴)

李 對了、我是一個瘋子。(坐下)

愛 男爵要進來、不是一看兩個人的顏色就都明白了嗎？他的眼睛好比一隻鷹。

李 請妳不要忘了我是一個有名的演員。

愛 也請你不要忘了你也是一個人。好了好了。請先到你的屋子裡去吧。男爵過來就說你正在換衣服。(僕人端茶進來。)

愛 你把李先生給領到樓上。(僕人上樓。)

李 一會兒見。(跟僕人上樓。愛季走到鏡前整々髮。僕人下樓、站住)

愛 告述老爺說豫備好茶了。(僕人從右邊上。愛擺弄茶具、男爵進來。)

男爵 (六十歲、白髮。但極其健壯。看茶桌。) 怎麼三個茶杯？

愛 嗯、

男 有客人嗎。

愛 是的、您還沒見着李德維嗎。

男 怎麼、李德維已經來了嗎？

愛 我以為您已經知道了呢。他現在換衣服呢。

男 歐、李德維已經來了。那好極了。我以為他明天和大家一齊來。

愛 他說他最怕乘夜車。

男 (銳利的) 妳已經見過他了嗎？

愛 嗯(空。少頃男爵端起茶杯)

男 (含着嗾諷。) 李德維說他怕甚麼？

愛 他說藝術家……像他那樣當演員的、最怕的是傷風。他說乘夜車最愛傷風。

所以他乘特急來的。

男 (諷刺的) 特——急？

愛 您為甚麼那麼說話呢。

男 誰？

愛 您呀。(空)

男 是嗎。你還能聽出來我是怎麼說話、還算不錯。

愛 那我當然聽得出來的。

男 那更好了。那麼我想要說甚麼妳是更能知道的嘍。妳坐下、妳聽我說給妳、起首、我先從不要緊的說起。

愛 李德維就在樓上、馬上就要過來的。

男 妳很顧慮隔壁的屋子。妳方才很畏懼的顧慮過隔壁的屋子(他指着他才出來的門。)

愛 您爲甚麼儘說這樣的話?

男 好了、書歸正傳。還是先從不要緊的事說起來。剪短截說吧、那個演員方才在這兒吻了妳。

愛 那有的事啊。

男 這是不緊的事、吻沒吻都沒甚麼。不過那個男人是一個很容易燃着戀火的青年。也就是說他是一個藝術家。又加上妳今天比那天都美麗。並且妳和他隔了兩個月才見着……

愛 我最不喜歡聽這樣指南說北的話。

男 那到是很有心胸。不過妳要知道、不論妳怎麼說、那都是白廢。只少、我比妳要多知道一點事故。妳也許還不自覺妳和一個男人在胡扯。不過我是很明白的就好像那強烈的香水、使慣了的人就覺不出來那強烈的氣味了。可是旁人、很容易聞得出來。不過、縱令妳對於這樣事已經多少失了感覺、但是妳被人吻了的時候、我想也未必就絲毫的感覺不出來。

愛 (站起來) 請您不要說了……

男 好了、妳也不用着急。妳聽。當我剛要從隔壁的屋子到這個屋子裡來的時候、我突然間聽着激烈的話聲。假使那話聲不是立刻就變成小聲的私語、我也未必覺着奇怪。可是那話聲立刻就沈默了。我雖然沒有看見、但是我聽到妳被人家吻了。因為那樣強制的接吻、一定要出響的。一個踏地板的很重的腳聲之後、立刻就沈默了、這就是那拒絕者的呼聲被人壓制的證據。這是不會錯的。

愛 (堅強的) 如果就是那樣子、您要怎麼樣。

男 以後妳說那男人是瘋子。他說「對了、我是一個瘋子」。

愛 我是那樣說的。不過……

男 於是妳很機警的把那個男人讓到樓上去。這總算女人的賢慧的本能。不過、反正這都是不大要緊的。(手摸茶杯) 妳先不要興奮、坐下、最好像我這樣平心靜氣、妳先坐下。聽我慢慢的和妳說、我才說的那都是不要緊的。最要緊的就

是妳在國都的時候，妳跑到那演員的家裡去。

愛（站起來）您這是甚麼話。

男 不要興奮。妳如果一定要興奮的話，請妳先等一等，到妳應當興奮的時候再興奮。不過那個時候，也不久的就要到了。咱們互相都先不要忙。妳到了李德維的家。不是嗎。

愛 不錯，我去了。不過您知道是因為甚麼……

男 我若是不知道因為甚麼，我還能這樣心平氣穩嗎。我很知道妳並沒有甚麼目的。妳進了他的門，不過四分鐘，就走出來了。

愛 歐，原來您跟着我來着。

男 請妳放心，妳最擔心的這件事，我還沒有作過。這如果說是秘密偵探報告的，我想還不至於叫妳臉上無光吧。

愛 請您不要這樣的逼我了。您故意裝着冷淡、故意的表示平靜。好了、請您不客氣說吧、是想殺我、是想把我攆出去、都隨便好了。

男 我怎麼能殺妳？沒有妳是不能活着的、這妳大概也是知道的。那完全是廢話。把妳攆出去？爲了叫李德維在後邊追逐妳嗎？那他一定會把妳拉進他那樸素的家裡去。妳想的全不對、我唯一的方法、是叫妳安全。

愛 好了、請隨便好了。不過請您不要逼我。

男 假使那個男人只是要求妳作他一個情人、那我到沒甚麼可怕。我儘可把那個男人交給妳、我知道這小子會落到甚麼田地。我一聽到妳要求我殺妳、攆妳。

叫我愛妳的心情越法的加深了一層。現在這小子頂好是趕快滾蛋。縱令這兩個要求是因爲妳還捨不了他。

愛 不過、現在……

男 現在、妳還是不捨。

愛 是嗎、您爲甚麼不信我呢。

男 因爲那個演員並不是冒然從事的。妳怎麼樣想、我是不知道、不過我相信那個人、並不是一個壞蛋。又誠實、又熱情、是個很好的青年。他是爲了要妳嫁他、而要把妳從我的手裡奪去、（站起來）明白嗎、所以我才越法的不能殺妳也不能攔妳了。

愛 現在、請您放心好了。

男 不然、自從妳嫁我之後、始終是少有一點隔閡的。我知道、妳在要求着一些熱情的東西。這對於旁的女人、也許是危險的。不過、妳就不然。妳是個可佩服的女性。雖然多情、但是却很慎重。並且聰明、妳很怕我、這也使我感謝妳、這也是妳極賢明的地方。可是、現在我感覺極度的不安。

愛 那是您誤會了。

男 並不是我的誤會。那個演員、教給過妳慈善演劇。於是妳就完全傾心於他、傾心於他的職業了。我知道妳向來是憧憬着舞台的。妳常說、如果沒結婚、妳一定要上舞台的。

愛 那我倒是說過……

男 所以、在那一剎那間、妳的心是完全白熱化了。在這兒、有那可愛的、優美的青年、還有他那莫大的純潔的愛和豪華的富有魅力的豫想……把戀愛和成功和勝利一齊合在舞台上的豫想……假使我再要瞻前顧後優柔不果的時候、我當然要丟失了妳。

愛 那麼您要怎麼樣呢。

男 好了、我對妳說吧。妳是推不開我的愛情的。我要簡單的表示、我這日暮的

晚年、是因爲有妳才有的。假使沒有妳、我是一天也不想活下去。表示這種心情、是用不着美麗的言語。人世上再沒有比我這愛情還可憐的愛情了。人到了我這樣的年歲、是沒有比生命還貴重的。是沒有比愛更貴重的。年到六十才知道愛的人、是應該死到愛裡頭的。當然越死的慢越好嘍。在我、已經沒有閑工夫去冒險、去忍耐、去懺悔。我爲了防禦我自己、是必須冷酷的。因爲我已經沒有許多的歲月。

愛 您今天有點變了。平常您是那樣的爽快、說話也那樣的高貴。可是今天您變了。我真不喜歡再往下聽。

男 愛季、我不能坐視妳被一個演劇的人給搶了去。妳內心想要跟他走、妳若以爲我不知道、那可就是妳的錯誤了。

愛 您也未免太聰明了。

男 妳以爲我不知道嗎。我現在站在一個非常危險的立場。我在頸子上已經感到冰冷的刀刃。在這種情形下、西洋人、法國人流行過把這樣青年的心挖出來給太太作菜吃。

愛 好殘忍！您今天爲甚麼竟說這樣的話。叫我有點害怕。

男 我這個歲數、已經不能和情敵去決鬥了。這並不是因爲我沒有力氣去拿刀弄槍。因爲我這樣歲數是不能輕易死去的。是的、不論在甚麼情形下、也不願意死的、也不想死的、若是倒退二十年、那到沒有甚麼、可是現在是不能死的了。妳以爲我這樣的思想是不合理嗎。我沒有心去賭我的生命。假使僅是一個人調戲了我的太太、我是不願意爲了打攪他們而被他們給害死、或是把太太被人家給搶了去。我的祖先是商人。是武裝的商人。爲了殺死一個想要搶他的男爵、而有名的人。是的、不論誰、都有防禦他自己的必要。

愛 (驚懼的站起)您怎麼竟說些可怕的話。平常您是那樣不愛說話、可是今天愈說愈多、並且竟是些走了板的話……

男 如果能不說、我是不願意說。不過因為我過於愛妳、所以我不能不說了。我要告訴妳、我現在到了我一生最大的危機、妳應當知道要怎麼樣去行動。並且我的行動決不是無理的胡鬧。我要叫妳知道我這超越了生死的強烈的力量。

愛 您……您想要幹甚麼。

男 那妳當然是知道的。

愛 請、請您不要再說了。千萬、我怕……不過、您到底想要幹甚麼。

男 妳知道我的「元帥」吧。

愛 啊？

男 妳知道我的「元帥」吧、我明天要拿着那棵最優秀的英國造的獵槍去打獵。

愛 不、請您不要去。

男 誰、我嗎。

愛 您、大家。

男 我不去？我一定要去的、大家也都要去的。明天的打獵一定是一個盛會。是一個最雄壯、最古雅的獵會。

愛（興奮、）您……我真越法不明白您是甚麼意思了、您說的話太不穩當。您的精神一定有一點亂、不然不會說出這樣的話。

男 是的、也許我的精神有點錯亂。

愛（興奮）我請求您、我懇求您要鎮靜一點、我懇求您仍舊像已往那樣溫和、那樣有見識……您把事看的有點過大了。請您不要誤會。那個人、我已經放棄了、我對於他已經不感覺一點的興趣了。

男 我不信。

愛 假使您希望的話、今天晚上我可以就把他攆走、並且我敢發誓、決對再也
見他……

男 發誓、那還不容易。不過現在若不把他處置了、我一定要被他給弄了。

愛 現在、現在要……

男 現在就要發生一件不可避免的事體。

愛 (哀求的)不……不……請您不要說……這樣的話這樣可怕的話……您也許疑
惑我是爲了情人害怕、其實、我是害怕您這樣作下去以後的結果。我擔心的是
您。可怕、可怕極了。您看我是這樣的顫慄着……

男 我把話都對妳說了。妳是一定要跟着我走的、要走一條道、不管到哪兒、也
不管是地獄。

愛 我把他送回去、不然把他擲出去、現在就……

男 那麼我跟妳一塊兒去。

愛 您不信我嗎？

男 妳能這樣子自己信妳自己、到是很令人羨慕的。並且妳又這樣敏感、也令人尊敬。到了下禮拜、說不定妳要說「我那時候真沒想到能把我男人給騙了」。

愛 (神經質的)請、請您可憐我、請您信我。請您讓我發誓……

男 (用手擋她的嘴)發誓有甚麼用處。(空)好了、甚麼也不要說了。

愛 (特別興奮的)不、不、不……我要說的……

男 (殘忍的)不讓妳說、沒聽見嗎。(愛季恐怖的瞧他。少頃退到爐邊。空。李德維上。)

男 (當李德維從樓梯往下走的當兒)歐！藝術家、藝術家的化粧向來是費功夫

的。(握手)聽說你對於普通列車很感覺脅威。

李 是的、普通列車像蛇一樣……：：：冰涼的、慢慢爬。

男 已經見過我的內人嗎、還沒有？

李 已經見過了。(走近茶桌)這杯茶好像是賞給我的、還不涼吧。

愛 (前進)還不涼呢。不然再泡一壺熱的吧。

李 不必、可以的。謝々。(摸一摸壺)還熱。

愛 加一點甚麼好？——火酒、牛奶、葡萄酒、不然檸檬？

李 葡萄酒吧。三塊糖。

愛 好了。

李 男爵您越法的康健、真是再好沒有了。當然每天要到戶外去的吧……

男 也不然、天々竟飄清雪。我最討厭這飄清雪的天頭。冬天應該要乾燥、爽快、

嚴寒……：：：這樣才是理想的冬天。

李 不過這樣冬天、對於我們藝術家的嗓子、是常常有脅威的。

男 那是因爲你們藝術家對於體操不感覺興味的緣故。

李 我也作體操。不過我一開始作體操就要傷風、於是至少要兩個禮拜不能登舞

台。說實話、明天豫定的打獵、我是十分的躊躇。

男 我今天已經看過晴雨表、一定是好天頭。

李 坐火車到北邊來、覺着特別的冷。很急的變了氣候。我剛到這兒、嗓子就覺着不舒服。

愛 那太遺憾了。假使爲了我們而從您的觀衆掠奪了您的藝術、那太抱歉了。

李 謝々您的懇切。我的意思並不是想要把罪道推在空氣身上、我們簡直是這奇妙的機器(指嗓子)的奴隸。假使明天我若不能和大家一塊去打獵、實在太遺憾了。

男 明天早晨就會完全好了的。

李 我也希望是那樣子。不過，也不敢說一定。這東西是一個最驚扭的動物。我很知道他的豫兆。

男 那個豫兆是很明確的嗎？

李 恐怕要是的。

男 沒想到對於普通列車感覺脅威的人，坐急行反到傷風了。

李 反正、等到明天早晨就明白了。假使到那時候不好的話……講不了、我就得在這個爐子旁邊坐一天吧……

男 你不能一塊兒去打獵、那太遺憾了。

李 靠着這樣一個軟弱的機器活着的人、實在是很可憐的。

男 也不必勉強。若不好的話、就不要去吧。

愛 可以跟縣長太太下棋。

李 豈敢々々、請您不要欺負我。

男 太遺憾了、我本想把我最好的獵槍給你使喚。

李 您這樣懇切、叫我太感謝了。

男 那麼……（站起來）反正、我先給你看々吧。稍等一等……（由右邊門下。

愛 瞧着男爵進門、

李 怎麼了。

愛 （用手指擺在唇上、表示不要說話。短空、興奮的低語。）明天早晨你趕緊的
走吧。

李 爲甚麼、怎麼了？

愛 了不得了。他都聽見了。你吻了我、你說的話、他都聽見了。你趕快走吧。

李 不過……

愛 他甚麼都知道了。請你不要說甚麼……趕快走……千萬……德維……
假使你愛我的話……請你趕快走吧、現在就走……

李 現在就走。爲甚麼。

愛 對了、現在就走吧、我求你。

李 他瞧見我吻了妳嗎。(愛又把手指加到唇上。他趕快的離開了她。二人默立無言。男爵進、拿着兩隻獵槍。)

男 你瞧々、這是多麼好的獵槍。這隻是「元帥」、這隻是「上校」。

李 「上校」？是甚麼緣故啊？獵槍也有等級嗎？

男 是的、你瞧、這隻「上校」我本想明天借給你使喚。

(把槍遞給李一隻、自己拿一隻。)

李 噫、很好。

男 兩隻都是「雙荷蘭」的。有一些人很推獎比利時和美國造的槍。可是據我所知道的、全世界英國造要數第一。在英國的獵槍中、這「雙荷蘭」牌的槍、要算最好。我想一百年內、不會作出比這再好的。

李 您拿那隻就是「元帥」吧。

男 是的。請你要尊敬的看他。到這兒來的時候、兩隻都不過是一個兵卒。可是每逢打獵就立功績、所以累々の昇進。那隻昇到上校、這隻昇到元帥。

李 那麼那就是最高的階級嘍。

男 是的。

李 明天您就使喚他嗎？

男 是的。「元帥」是最上的武器、並且是最上的友人。「元帥」是拘謹而忠實。

並且像技師一樣正確、像「死」一樣可以信賴。

李（把「上校」還給男爵）我是一個外行的獵師。不過我還看得出來這槍是很好
的。

男（手拿着「元帥」）這東西很喜歡和人接近。不過並不是和誰都接近。他喜歡
的人、只是一個。

愛（神經質的）我最討厭武器、不論甚麼武器。

男 妳有一點焦躁不安。

愛 我不愛看他、請您收拾起來吧。

李 這到很奇怪。這樣美麗、殘忍的機器、不是很好看嗎？

愛 我一看見就覺着身上發顫。我怕他。

男 神經質的女人、就是這樣。不過我覺得這東西的確是全能……是超人。

愛 不、他只能叫我感覺痛苦。爲甚麼人要很愉快很自負的作出這樣的東西來。

爲甚麼還有人說他喜歡這樣的東西。請您快收拾起來……您看、我真有點焦急起來……

男 要妳原諒我。是的、妳向來是不喜歡他的。

李 有趣、沒想到太々會不喜歡這個。

男 她不斷的說我和獵槍太密切。她說我戀上了他們。

李 故意的嫉妬給您看、這也是作太々的美德。

愛 並不是嫉妬。

李 是嫉妬。我很明白您爲甚麼對這沒有罪的「英國人」生氣的。

愛 (用力) 不能說沒有罪過吧。

李 不、當然沒有罪過的。他有甚麼責任？別管元帥作甚麼、他自己是沒有責任

的。

男 那你未免侮辱元帥了。元帥向來是考慮以後才行動的。若說他僅是一個機器未免失當。連我、都有時候覺着元帥可怕。

李 好了、也許是值得尊敬的。可是、那不能使我滿足。(刻薄的)我並不怕元帥。愛 我不怕你們笑話我、請不要再談這樣的話。談一點旁的吧。

男 一切的人類、動物我都不怕。我最怕的就是這槍宛如自己有了意志一般突然的開始他的行動。

李 我連那個都不怕。我的恐怖不是從外部能來的。我不知道恐怖。我缺欠了普通人的那種能力、對於恐怖我是色盲。(尖銳的)不僅止這樣、不論對於我怎麼愛的、就連生命、我都不感覺恐怖。

男 那到奇怪了。你不是很擔心你的嗓子嗎？

李 嗓子、對了。不過那並不是擔心生命。我是一個舊式的演員。是演喜劇的丑子。我的生命是沒有價值的。我也許是應該去當兵。不過甚麼事都不會叫我恐懼的。不論甚麼事都是一樣。

男 甚麼都是一樣？

李 所有的一切。（瞧着男爵的眼）患病、決鬥、災難、獵槍、手槍、全是一樣。也不管是火車旅行的冒險。也不管是參觀元帥的九米厘的槍身的冒險。

男 你要知道這僅是六米厘。

李 那更好了。（坐下）六米厘。

男 （操起來槍）對了。並不需要大的。在這兒的森林裡打獵、都是短距離的……我相信「槍的口徑越小越準確」這個標語……：……只要子彈打中了心臟、六米厘和九米厘半、是沒甚麼差別的。尤其是、小口徑的好處……：……（男爵在這句話

裡、表示對於槍械要說甚麼。那一剎那、槍偶然對着李德維走了火。愛季、驚叫聲。長的沈默。）

李 總而言之……元帥算不了甚麼了不起的。

男 豈有此理。

愛 啊……嚇死我了……李先生……沒打着你？

男 (把槍放在桌上、走近李德維、小聲。) 你太幸運了。

李 您是說我們都幸運吧。

愛 你真沒受一點傷嗎？

李 沒有。

愛 可嚇壞我了。(僕人上。)

男 有事嗎。(僕人無言) 有事嗎？誰叫你了。(怒視僕人。僕人驚懼。) 沒人叫

你、不怕房子塌了也不許你進來。(僕人出。)萬幸、我們都免了災難。李德維。我們都是人、說不上發生甚麼錯誤的。萬一若弄出事來、我真說不上怎麼辦好了。

李 請您放心好了。沒弄出事來、是大家的萬幸。好了、不必談他。我並不是悲觀主義的人。從前就是這樣、現在仍然是這樣。

男 那好極了(空。)

李 總而言之、人若是因病而死、可以說是最可憐。所以人都常常考慮他死的方法。不過、我向來對於這個問題、是沒考慮過的。

男 這樣事、對於我是初次的。

李 這類事是常發生的。不過、只在他不是偶然的過失的時候、才有他的美。

男 那到是的。

李 在偶然的過失的時候……（聲弱下來）偶然的……時候……偶然的……
愛 啊、李德維……

男 怎麼了？

李 沒怎麼……不要緊……不過多少……（沈默）

愛 （在李德維身旁、高聲）德維……怎麼了……快說呀……為甚麼不說話
……為甚麼……

男 喂、妳安靜一點好嗎？

愛 為甚麼不說……不是槍彈碰了你……

李 太……請妳不要慌……不要緊的……不過好像打了我的肩膀……

愛 打那兒了？

男 肩膀？

李 (對愛)不要慌。大概槍彈從我……這左肩上擦了過去。

愛 快、快請醫生。

男 等我看々。

愛 請您快給楊博士打電話。(按電鈴)叫汽車去接去。(男爵掛電話。僕人上。)

快々叫汽車到范鎮去。告述開車的到病院接楊博士來。越快越好。(僕人下。)

男 (打電話)要范鎮的九號。(等)病院嗎？請楊博士說話。好了、不掛上等着。

愛 請給我看々……

李 請不要碰我。在醫生沒來以前、不要碰創口、不要緊的。

愛 出血了嗎？

李 好像沒有出血。僅是子彈擦過去而已。真的、不要緊。

男 (打電話)楊博士嗎。這邊是桑拂山上的打獵山莊啊。獵槍走火、打傷人了。

不要緊……現在派車接您去了。大概快到了……謝々……（掛上電話）馬上就來。（對李）到床上躺一會兒吧。

李 不用，請不必掛心。這是因為太々過於擔心，我才同意了請大夫。

男 不過若是傷重了，就不好了。

李 太々請坐。不要緊的。

愛 喝杯涼水吧，不然喝一杯白蘭地。

李 不，甚麼也不想。謝々。

愛 因為你突然間的說不出話來……臉也青了……真把我嚇壞了……

李 我現在已經好了……方才是因為我過於興奮……

男（對愛李）妳坐下吧。不要那樣慌慌張張的，妳可真應該喝杯涼水或是白蘭地。

愛 (坐下) 那麼請您給一杯涼水吧……

李 我方才的話、是說到……這類事是常發生的。不過、僅在他不是偶然的過失的時候、才有他的美。男爵、您是已經同意我這話了。

男 不錯、當然是那樣。

愛 不過、我不懂得、爲甚麼僅在不是偶然的過失的時候才美呢。

李 隨便就放槍、那是殘忍而且卑劣的。但是先定下計劃、假裝着偶然的過失而開了槍、那是最浪漫、最美的。

愛 我真不大懂得。

男 你這話可有點不大妥當。

李 我不想辯論。不過這類事是能夠有的。

男 能夠有的你這個解說、越法的不穩當。你現在應該安靜安靜。

李 叫我安靜々々、假使您的意思是顧慮我現在的身體、我是很感謝的。不過您若是以爲這個話題對於您不愉快的話、那到叫我越法的感覺興趣了。

男 你現在越法的興奮起來了。

李 不對、我是很鎮靜的。

男 你頂好不用話裡含着話。假使你真要照這樣子去談這個問題的話、我也並不是怕你。

愛 好了、好了、你們兩位都請不要再說了。

李 當然這不是愉快的談話。我也知道。不過因爲我被這冷酷的英國人（指槍）給暗算了。我當然要感覺一種勇敢應敵的衝動。

男 你又是話裡含着話。不過我很明白、這勇敢應敵的人、滿心要說這責任不在元帥而在我的身上。

李 元帥不但沒有責任、而且與這件事是毫沒有關係的。

男 那麼就是我一個人有關係嘍。

李 是的、就是您一個人。(短空)

愛 (站起來)請不要再說了。千萬都不要再說了。

男 妳不用管、妳坐下聽着好了。

愛 不……我真不願意再聽下去……這樣的話……

男 叫妳不用管妳就不用管好了。(愛坐下、空。)

李 槍是聰明的。槍彈在飛着的時候也是聰明的。不過等他一停住、他就變成愚蠢了。現在打在我身子裡的槍彈、誰敢說他不是故意從槍嘴子跑出來的呢。

愛 怎麼？你方才不是說從你肩膀上擦過去的嗎？

李 不是的。打在我的身子裡。

愛 不能、你這是故意無賴。(站起來)豈有此理、槍彈打在身子裡、怎麼能這樣鎮靜的談話。

李 那麼、我告述妳吧。這是因為我有忍耐痛苦的能力。(語調衰弱下去。至於無力。拼命的扎掙着的樣子。)方才我也說過、我是沒有恐怖的。連這個生命……這生命不是我的、是借來的、早晚是要還回去。

男 你的意思是說我對於你有敵意嗎？

李 當然。你能說這是偶然的過失嗎？

愛 (大聲)當然是過失的。(把身子靠近了男人。空。李長時間凝視她。)

男 假使我若有心想打你的話……

李 明天打獵的時候是有機會的、不過我不願意我的嗓子鬧壞了。所以我辭退了打獵。那是因為我擔心我的嗓子、並不是擔心我的生命。可是、這反到僥倖

了。假使我若不擔心我的嗓子，恐怕明天我的心臟要弄出六米厘的一個窟窿來。

男 那麼你是斷定我故意的開了槍。

李 當然。

愛 豈有此理……

男 你是我的客人。並且受了傷。現在我也不知道怎麼樣的和你說好了。等到相當的時期，我再答復你。

李 是等到我聽不見你的答復的時候嗎？

愛 你爲甚麼總是這樣說話呀。

男 我不想再和你口角了。好了、你隨便說吧。

李 (興奮)不和我口角？……你是要迴避這個問題嗎？我現在一定要求你答復

我。

男 你要求我、你有甚麼權利能要求我。

李 因為我已經沒有再和你口角的機會了。我也並不想對你復讐。不過、我要明白明白、人、過失、事件、原因和罪過。

男 我希望你再往深遠裡想一想。

李 爲甚麼？我知道你願意我沈默的。並且你和你的太太想要從這不安裡逃出去。我固然也可以甚麼話也不說、緊緊的閉上了嘴、不過、這愚魯的槍彈、依然是愚魯的時候、我是不能不想像的。只要我活着、我是有判斷力的。

男 我並不要求你的判斷。

李 但是、我要主張我的判斷。只要我活着、這個事件是和我們三個人有關係的……這只是我們三個人的事件。不過……假使我表面上是受一個說得出的

家庭的款待的客人……而竟要死得連一個錢都不值……那我是不能再沈默下去的。在這種情形下、凡是當客人的、不論誰、也不能不抗議的。假使、這時候那號稱「檢屍官」的嚴格的紳士、若挾着一個官僚式的皮包走進來的時候、那紳士恐怕比我還好審問呢。……（聲漸次衰弱、終於沈默）

愛 這是怎麼說的、你頂好躺一躺……

李 不、在醫生沒來以前、決對不要碰我。

男 你明明是想發告我。

李 當然。（愛季憂慮的目眩而坐下。）

男 （對愛季）不要緊。（對李）你要知道、方才並沒有我自己自制不了自己的情形。

李 你不要撒謊。你開槍是有你開槍的動機。

男 甚麼動機也沒有（瞧愛季）

李 你又撒謊。可是你的眼睛已經說你在事實上有動機的。

愛 當然沒有動機的。請你說話要紳士一點……

李 （不采愛季）是因爲你嫉妬。

男 豈有此理。

李 絲毫也不許錯的。不過這我到引爲光榮。

男 你這個人太討厭了。

李 你在隔壁的屋子、聽着了我和你太々說的話。

男 我甚麼也沒聽見。（李看々愛）

愛 （好像答復李的眼睛）你……你……你……你也沒說甚麼叫他生氣的話呀。

李 我說了。我告白了我對妳的愛情。並且勸妳拋棄了妳的男人、嫁給我。

男 豈有此理、你怎麼能和我太太說這樣的話呢。

愛 他本來沒說呀。

李 (對愛) 妳對於我的話、並不太熱心、妳拒絕了我。但是我的確說了。(對男) 並且被你聽見了。

男 胡說、你怎麼能和我太太說這樣的話呢。沒有的事情。

愛 沒有的事情。

李 方才已經說過、假使那檢屍官先生審問你們二位、在這個事件裡有沒有嫉妬的行爲、你怎麼答復他？

男 當然答復他沒有。

李 一定嗎。

男 當然。

李 太太呢？

愛 當然沒有……你說這廢話有甚麼用處？你要知道男爵不是那樣的人。

李 那麼是那樣的人。

愛 有雅量、能忍耐、是男人中的男人……

李 並且妳要說這有名譽的紳士、爲了處置他感情上的危機、並沒有操起來元帥。

愛 (吃驚) 那……是你胡亂推想。(不住的瞧男) 你簡直是侮辱我的男人……

李 所有的一切妳都知道、可是妳堅決的要說這個事件是由於偶然的過失嗎？

愛 李德維先生……請你鎮靜一點……

李 是偶然的過失嗎？

愛 是的 是過失……他並沒聽見你說的話……他連疑心都沒疑心……請

你不要那樣子看我……（走到男人旁歛歛）

男 不要哭。（溫存的擁抱。）甚麼也不要怕。

愛 噯，我在您的身旁……甚麼也不怕……在強有力的您的身旁……（男爵溫存的吻他的妻。短空。李德維苦笑着看着。愛離開男爵用手帕揩淚。然後從右門下。）

李 （站起來）太々！（愛站住）我今天在國都裡停止了演劇。那到是我最拿手的劇。不過我爲了到這兒來，就把他停止了。可是、沒想到、在同一個時間、而在這兒演了一幕劇。我方才完全是演劇……自己覺着演得成績還算不錯。（笑。愛轉過身看他走近他。）

男 你說甚麼？

李 是的、成績還算不錯。喂、你們爲甚麼那麼看我呀。你們還沒明白我的話嗎。

男 那麼你方才那是演劇嗎？

李 是的，我把你們完全給騙了。請你不要那樣子看我。我說的都是實話。我並沒有受一點傷，槍彈並沒有打着我。你那有名的英國造的獵槍，居然打的沒準，於是我就演了一幕小劇，我並不是自豪，這樣爐火純青的演技，是不可多見的。並且我還得到一個良好的教訓。（笑）還請你們原諒我這喜劇演員的一個小小的惡作劇。

男 你這完全是愚弄我……

李 並不是想叫你窘迫，也不是想自慰，這完全是一幕真摯的演劇。我愛了你的太太，你拿槍打了我……

男 好了々々，事已經過去了，這話可以不必再提他……

李 不然、不然。你想拿槍打我而沒有打着。事件是這樣的深刻。於是才發生了這

一切的事物、才能可靠……這使我感到莫大的悲傷……是的、我這樣的觀察、是可悲的、不過我自己也沒想到自己會有這樣大的好奇心。請坐……
(讓給男爵和愛季椅子、自己也坐下。)…好了、這話不必提了。那麼明天打獵的會、因為我嗓子不大好、我是絕對的不參加了。明天早晨、我仍舊坐急行車回國都去。明天一天要在家往額子上貼濕布……這當然是假定你們二位不見怪我這樣失禮的話……假使二位若不見恕我呢……

男 (嚴烈的) 你的台詞 我已經聽够了。我現在才知道你在要求着甚麼、(僕人上。)

僕 楊博士到了。(短空。)

李 還請二位原諒、把先生請進來吧。(僕人下、楊博士提皮包上。)

楊 受等、受等。

愛 您來的很快……這早晚給您麻煩來、真對不起。不過、還請先生喜歡。

男 請坐、請坐。

楊 怎麼樣、聽說有人受了傷。

李 並沒有受傷、在這樣冷的晚上、勞您駕跑了來、完全是我的錯誤。請您先把

皮包放下吧……(放皮包)……我是演員李德維。

楊 這到是想不到的、我在國都常々的看您的演劇。

愛 您是喝茶好、還是咖啡好？

楊 請不要招待。

男 來點威士吉或是葡萄酒吧。

楊 謝々、都不要的。我是不喝酒的……那麼……究竟是怎麼一回事……都沒有受傷的嗎？

李 請您不要見怪。過失是在我的身上。是這麼一回事。我們正在看那枝獵槍的時候、槍走了火。於是我就想起來演劇、自己管不了自己、於是就像槍彈真打中了我一般的演起劇來。他們二位給您掛電話的時候、我到有點後悔了。不過以後這劇演的深刻起來、就停止不住了。……所以請原諒我這樣的頑皮。

楊 不客氣、這太沒關係了。當然、我到是很喜歡沒能用着我。

愛 不過、請您多坐一會……喝點甚麼吧。

男 請談一談。

楊 那麼就在不打攪你們睡眠的程度內、我再坐一會。(坐下)我在范鎮還有一個患者、是很重的。所以今天晚上必須還去看一次。

愛 喝一點甜的東西吧……

楊 謝々、我是不喜歡甜的。

男 (拿起雪茄) 吃煙吧。

楊 這到可以。(點煙。)

李 先生、我正在這兒坐着、很愉快的和男爵談話。男爵把獵槍拿出來給我看看——

上校和元帥……

楊 我知道那兩枝槍。不過我自己的槍、還僅僅是上尉……

男 不忙、慢々の就可以昇到元帥的。

李 男爵就把這英國槍的好處、說給我。正說着突然間就走了火……

楊 歐、那很奇怪。

李 很奇怪、是的。我想一定是別人借用的時候、裝上了子彈。我正坐在槍的前頭。我作了一個很恐怖的臉色。先生、您想、就算不是一個演員、在這種情形下、也有時候感覺好奇心、要假裝被槍彈打中的。他好觀察別人說甚麼、作甚

麼、並且怎麼處置他。

楊 那到是很自然的一個衝動。您說的很有趣。可惜我沒能親眼看見這個光景。

李 您是值得後悔的、因為那幕劇過於有趣。

楊 有趣？

李 可以說有趣。一對在社會上有地位的夫婦、立於加害人的立場、突然間就慌亂失措。這真是最好的脚本。

楊 我到底沒有趕上看他……

李 在舞台上……醫生往々是幕落的時候才跑到。

楊 (笑) 是的、是的。

李 先生、您原諒我嗎？

楊 請不必掛心。(對男爵及其妻。)不過我可以想像這幕劇也許沒能叫你們二位

喜歡。可是現在再想……這樣有名的一位演員、演了這麼最難的一個腳色

我想一定是大有可觀的。

男 簡直比大有可觀還可觀的多。

愛 (熱心的) 真的、再好也沒有了……我簡直看的都出神了。(僕人上。)

僕 獵師長來了。關於明天打獵的事、說要和您商量。

男 失陪。(從右邊和僕人下。)

李 我要來一個藝術家兼心理學者、我在心裡頭暗中定了一個計策、我想試驗試驗一個人親眼看見一個人殺了一個人的時候、要取怎麼一種態度。(笑。愛季神經質的笑。)

楊 那麼太令是說些甚麼。

李 (諷刺的) 太令的態度是非常的穩健、並且很能分出來家裡的人和外來的人。

看見了立於這樣苦境而能聰明穩健的女人，叫我衷心喜歡了。先生，您也有太太嗎？

楊 還沒有。

李 我勸您趕快結婚。

楊 (站起來) 誰也沒有受傷，是再好沒有了。太太，現在我要回去了。因為還有一個患者等着。還請您的汽車把我送回去。

愛 那麼就叫車送您回去。(按鈴)

楊 我自己到門口告述開車的。

愛 也不敢再留您了。白辛苦了您跑一蹓。

楊 不客氣，再見。

愛 啊，您等一等……等我把男爵請過來。(急下。)

李 先生……因爲沒有時間、我簡單的告訴您……假使若不是這屋裡只剩下我們兩個人、我至少要等到明天天亮……先生……還請您絕對保守秘密……

楊 甚麼事情？

李 您看我這幕喜劇來的還不算晚、剛好的趕上了最後這一場。現在您正在看着呢。

楊 你說甚麼？

李 先生、現在、我站着都覺着特別吃力……我先前並不是演劇……演劇是現在……槍彈……爲了嫉妬而放的槍彈……打在這兒……這個肩膀子。

楊 那麼……（要打開皮包。）

李 不、不在這兒。這件事不要叫男爵夫婦知道。所以、千萬求您保守秘密。

楊 好了、你放心。（走近李。）你說肩膀子。

李 是這兒。(背着觀眾、打開襯衣。)

楊 (看傷口。) 沒有出血。並且不是致命的地方。疼嗎？

李 疼的利害。(蓋上傷口、整好衣服。)

楊 立刻跟我一塊到范鎮去、到病院給你治療吧。不過、你的忍耐力、太驚人了。

李 這負傷者的脚色、我所以演的這麼入神、就是因為我真正受了傷。我本想當時把他瞞藏起來。可是、我突然間昏過去。我自己以為是死了。那時候、對於男爵一定是很稱心了。可是我立刻鼓起來勇猛心、恢復了意識。於是征服了痛苦、開始演起劇來。

楊 是々、那麼、我們趕快走吧……越快越好。

李 真對不起您。初次見面就給您添了偌大的麻煩。(僕人從右邊上、橫斷舞台。

李對僕人) 喂……你把我的東西給拿下來、裝在汽車裡。我和先生一塊兒到

范鎮去。

僕 是（上樓。）

楊 照理說、醫師是沒有問的必要、不過、您爲甚麼要忍耐這樣的痛苦去瞞藏他呢？

李 就是因爲不願意叫男爵夫妻得着勝利。男爵嫉妬我、把我當做跑進院子裡來的一條狗、隨便用槍就打了……所以我越法不能吃了一個槍彈就抱頭鼠竄的跑出去、我不能就那樣叫他們夫妻得意的滿足。您明白嗎？

楊 我明白了。

李 我以前以爲那女的不是這樣的人……反正我一切都想錯了。可是、現在我已經覺醒。也許在心臟上吃了一槍就死了是更好的。因爲那樣子對於熱情家、演員、戀人是理想的死法。槍彈若根本的打不中、也許是最好。因爲那樣子可

以嘲笑這上年紀的老頭子。一邊吹着口哨、很輕快的可以走出門去。唯獨這樣吃了一個槍彈抱頭鼠竄的跑、是最可憐……所以我是不能讓他們知道的。先生、今天我要笑他們。至少、這一次是不能叫他們笑的。至少、這一次、僅僅這一次是應該讓可憐的、輕薄的浮浪者、笑一笑。不過這也許反到使我感覺悲傷……

楊 你竟能這樣的忍耐、真是可驚的。

李 上帝對於一切的東西、都給他一個護身的武器。牛的犄角、虎的牙、兔子的快腿、鳥兒的翅膀、兵士的利劍……對於我這可憐的演員給了一個喜劇。還有比這再自然的嗎？

（愛和男由右邊上。）

男 先生、怎麼這麼着忙啊。

楊 因為有兩個患者在等着。

男 您方才不是說有一個嗎。

楊 在病院裡有一個……可是另外……

男 那麼改日再給您致謝去……再見（握手。）

楊 再見。

李 （愉快的）先生允許把我帶到范鎮……我從那兒可以乘早晨的急行。不然、

早晨我是起不慣太早的……所以我也就此告辭了……（行禮。）

楊 二位都休息吧。（拿起皮包。）

男 再見。

愛 先生、再見。

李 再見吧、太太。

愛 您也真走嗎？（此時楊先走出、門開着。）

李 我的獵已經打完了。我雖然沒能當一個好獵師、可是我在賭博上得到了勝利。我感謝上帝。我已經沒有甚麼掛心的、假使若有的話、就是請求你們二位褒獎我。聽說古代羅馬的演員、在閉幕之後、照例走到觀客面前去要褒獎。我今天也學々他們 要求二位對於我這不太拙劣的演劇、要加以讚賞的。

男 是的、你的演劇可以說盡美盡善。

李 那麼太々、您的批評如何。

愛 我完全成了你演劇的俘虜。我要給你喝采的。（拍手喝采。）

李 那麼、我：：：（笑）你們二位如果不見怪的話：：：我也不要甚麼褒獎、請允許我把這一切的事、從心裡笑一笑。（長的、苦的笑。）再見（笑）再見（從左門下。男爵抱着胳膊、銳利的凝視李的後影。愛深々的坐在沙發裡。）——幕——

後 記

圖本劇原作者「莫魯那爾」Molnár Ferenc 千八百七十八年生於匈牙利首都布達
陪斯特 Budapest。他的自傳是這樣寫着——

一八七八年 我生於布達陪斯特。

一八九六年 我在日內瓦當了法律學生。

一八九六年 我在布達陪斯特當了新聞記者。

一八九七年 我寫了短篇小說。

一九〇〇年 我寫了一篇小說。

一九〇二年 我在本國當了劇作家。

一九〇八年 我在外國當了劇作家。

一九一四年 我當了從軍記者。

一九一六年 我又當了劇作家。

一九一八年 我的頭髮白了。

一九二五年 我想到日內瓦去再當一回法律學生。

他自從一九〇二年的處女作問世以後，已經寫了二十幾篇的戲曲。以外還有許多小說。現在容我先說一說現代匈牙利劇文學的大概。

現在（第二次歐戰前）的匈牙利劇壇，第一次歐戰前那種陰鬱沈悶的悲劇已經絕跡、輕快的喜劇有很大的勢力在流行着。這也許是因爲經過那大戰後精神上、經濟上千辛萬苦的時代、人們都欲求着至少要在舞台上有一番精神上的轉換、關於這一點和其他歐洲諸國有共通的情形。

在匈牙利的劇作家中，有兩個傾向。其一是世界主義的傾向、所處理的主題、

思想、人物的性格、有使世界各國民容易理解而共鳴的可能性。今日匈牙利的劇文學所以受世界的鑑賞、全虧了這一派的努力。「莫魯那爾」便是這一派代表的作家。其他一派是屬於國家主義的系統、在作品上表現着濃厚的匈牙利地方色和特質。

不過這兩派作家都有着共通的匈牙利獨特的彩色。對於性的戀愛、有着無上的興味、這是在他國劇作家所罕見的。同時對於文明已經熟爛了的空氣感覺倦怠、在憂鬱之中追求感傷的享樂、這也是他們的特色。這一點令人想到在他們體內——民族的——流着拉丁文化的血。但同時在另一方面、他們又有着惡魔的、粗暴的、殘忍的、無智的性格。他們勇敢的跳入空想的世界裡、想要摘下來天上的星、捉住了空中的虹、有一種建設的、強烈的意志。於是我們知道他們已經不是單純的拉丁人、在人種學上說、他們體內已經混入了馬甲兒人祖先的蒙古人的野性的血。

匈牙利的重要的劇場，當然都集在布達陪斯特。在這匈牙利的首都裡，有四個代表的大劇場。「悅樂劇場」是歐洲大陸第一個演技最好的劇場。「莫魯那爾」的新作品不斷在這上演。「國民劇場」以上演沙翁劇最頻繁而有名。此外有「民衆劇場」和受國庫補助的「歌劇場」。

「莫魯那爾」的戲曲，他細部的處理是寫實的。不過構成各場面的空氣，却是澈底浪漫的。甚至於可以說完全是空想、美的夢、詩和憧憬。「莫魯那爾」並不講哲學，也沒有思想的議論。倘如在他的作品裡想要尋一些北歐文學裡的誇張、和俄羅斯文學裡沈悶的惡夢，那一定要使你失望的。但是他却有他獨特的世界。那是優美的、夢幻的場面的展開。那是漂亮的、洗練過的、輕快的、可喜的事件的堆積。並且有着他獨到的滑稽、諧謔、譏諷、諷刺、和纖細的動人的哀愁。

關連在這種事件裡的人物，不論男女，都在憧憬着人生，追求着人生的幸福和

享樂。所有的男人、不是輕快的憂鬱家、便是愛也愛不得、有着苦惱而感傷的熱情家。所有的女人、不是輕薄的美麗的少女、便是熟悉了一切戀愛的手段、性的魅力在燃燒着的中年女子。

「莫魯那爾」是追求人生所有一切的生活、快樂、安逸的詩人、他有着惡魔的聰明和冷靜的睿智。他是一個口齒伶俐的說客、喜好惡作劇的小丑、同時是含着諷的冷笑家。然而另一方面、他却有着充分的同情、慚愧、對於一切事物不吝嗇的傾注溫暖的情熱和青春的感傷。他一方面用有餘的諷刺和滑稽不斷輕快的笑着。一方面却忘不了在絲線一般細的情調和柔輕的氛圍中、交織着動人的哀愁。

假使現代的匈牙利劇文學、可以說是歐洲摩天的金字塔。那麼建設這金字塔唯一的功勞者、要算是「莫魯那爾」。有一個時代、匈牙利的戲曲氾濫於歐美的舞台。布達陪斯特宛如供給歐美舞台以有趣的戲曲的戲曲工場。這也實在因為匈牙

利戲曲有着不可思議的興趣、劇術的巧妙、現實和夢幻的交織、諷刺的輕快、話術的洗練、這雖算不了匈牙利戲曲的本質、但的確是被歐美和其他各國所歡迎的特質。關於這一點、「莫魯那爾」可以說是最代表的作家了。

這「吉祥天女」原名 *A jó tündér* 英譯名 *The Good Fairy* 是「莫魯那爾」一九三〇年的作品。當年十月十一日在布達陪斯特的「悅樂劇場」初演，在美國也上演過、並且曾經拍製影片。在日本築地小劇場也曾以飯島正氏的翻譯本上過舞台。

希 文 識

康德九年一月二十日印刷
康德九年一月二十五日發行

吉祥天女

定價壹圓六角 (郵費六分)

翻譯者 尙 希 文

發行者 駒 越 五 貞

印刷者 小 川 三 郎

印刷處 滿洲圖書株式會社

總批發處 滿洲書籍配給株式會社

電話代表(2)六九〇五番
振替口座新京三二六〇番

版權所有

